

850

紀曉嵐家書



上海中央書局  
行店央海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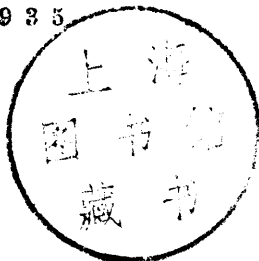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13 0695B

清 代 名 人

紀 曉 嵐 家 書
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1935



~~1563953~~

# 著者小史

紀曉嵐。名昉。河間望族。爲有清一代名臣。於乾嘉時歷官至大宗伯。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。而天性耿介。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。壯年精研攷證之學。晚年領脩四庫全書。生平箸述等身。而閱微草堂筆記一書。俶詭奇譎。無所不備。又爲膾炙人口。先生家書。素不經見。近在河間張氏度藏秘本中。覓得若干篇。其着墨迥異庸俗。具見才人筆致。要非常人所可冀及者也。

# 紀曉嵐家書

## 目錄

- 寄族姪貽孫釋夜叉爲動物並非鬼魅)  
寄胞姊晰(規勸孝姑)  
寄儀南叔(論乩仙靈異)  
稟母(論病後服參)  
寄內子(募捐建築節孝祠)  
寄內子(論立後不擇異姓)  
寄內子(論姪女自縊反蒙不潔之名)  
寄從兄旭升(報告欽點庶吉士)  
寄胞兄晴湖(論家奴竊物)  
稟胞叔儀南(報告漏言獲譴)  
寄從弟旭東(答復旱魃出典)  
寄儀南叔(論修仙須有仙緣)  
稟母(問病)  
寄晰姊(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)  
寄族兄次辰(論疑獄)  
寄內子(辯論生人見鬼)  
寄內(論教子)  
訓大兒(訓誡擇交)  
寄胞兄晴湖(論祖產不宜變賣)  
再稟胞叔儀南(報告獲罪遣戍)

寄內子（報告遣戍西行）

寄兄晴湖（勸莫爲人裁調狀）

稟儀南叔（報告移寓）

寄從弟旭東（論戍地勝蹟）

寄族姪貽孫（論行善可以避鬼祟）

稟儀南叔（論服藥丸之害）

寄內子（論兒女婚姻）

寄內子（論花木變形無關休咎）

寄秀嵐弟（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）

訓次兒（嘉許不畏鬼）

寄族兄次辰（答問鬼壓人）

寄秀嵐弟（解釋山精）

寄從兄坦居（報告西戍近狀）

寄內子（誠勿因病殺蛇）

寄秀嵐弟（告知開復原官）

寄內子（告知還京供職）

寄內子（告知在軍機房赤膊險受處分）

寄族姪貽孫（論十洲三島崑崙瑤池皆非仙境）

寄四叔母（詢問亡婢葬處）

寄弟秀嵐（送執照歸家）

寄從兄坦居（答問科場拜榜之誤解）

訓次兒（誥誠勿於舊壁間擅闢窗櫺）

寄秀嵐弟（爲外甥乞題古鏡）

寄內子（論奇盜割耳給藥）

復族姪貽孫（論雅狐願虛騰高士）

寄內子（論對付僕役宜寬嚴得中）

訓三兒（誠勿弋禽獵獸殘殺生命）

寄弟秀嵐（賀得子并述十刹海橋役過鬼）

寄內子（釋夢）

寄弟秀嵐（五勿與匪徒結怨）

寄從弟次良（論別寓意之豔體詩）

訓三兒（訓誡好射獵）

訓次兒（囑查被竊古規）

寄族姪貽孫（論新喪回煞見鬼）

寄內子（誠勿購畢肖人形之木偶給兒童玩耍）

寄從兄旭升（論墓地風水）

寄族兄次辰（請轉勸同宗勿因爭嗣纏訟）

寄內子（論禮曹旌表節烈不能自任菟羅）

訓次兒（不宜盛氣凌人）

寄族弟次良（嘉許成人之美）

寄從兄坦居（論食奇珍異味須有寬容）

寄蘭妹（論醫治食滯簡使法）

寄秀嵐弟（告知自賂雄雞產卵）

寄弟秀嵐（遇水災宜急籌放賑并施藥防疫）

寄從兄旭升（論官吏尙廉潔而被惡聲）

寄弟秀嵐（論書畫得失似有前定）

寄族弟次良（規勸察吏須泯偏見）

訓諸子（誥誠勿持傲慢勿尙奢華）

寄族姪起凡（勸勿爲不道德之事）

寄內子（論借尸還魂）

寄從兄旭升（論修仙須先絕慾）

寄內子（仙筆題詩都屬詞人弄筆不足取信）

訓三兒（誠勿恃才傲人）

諭次子（嘉媳純孝）

寄族姪貽孫（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）

寄琳妹（勸勿鞭笞婢女）

寄秀嵐弟（論交友宜尙古道）

訓三兒（鷄能報恩救人誠勿日殺一鷄）

寄族姪貽孫（論神仙清淨與方士幻化之不同）

# 紀曉嵐家書

虞山襟霞閣主編次

寄族姪貽孫（釋夜又爲動物並非鬼魅）

干寶搜神。東坡說鬼。古人與有同嗜焉。余平生亦喜聽人談狐鬼。每當黃昏燭燼。我醉欲眠。恆強家人姑妄言之。雖不足以增長學識。却能壯大胆氣。常人都畏狐鬼如蛇虺虎豹。余則反以不得交狐友。結鬼鄰爲恨。我姪何幸。得於客舍中。遇見鬢髻宛然之鬼影。既使鬼婢穴隙潛窺。愚叔當之。啓戶延納之不遑。決不忍以盛氣相凌也。我姪竟以佩刀隔窗斫之。宜乎鬼之老羞成怒。次夕化爲猛虎以相嚇。而又悞認爲夜叉。以烏銃擊之。太覺惡作劇矣。鬼物既應聲而滅。永不復來。其非夜叉更屬了然。蓋夜叉出于海。有雌雄之別。非鬼非魅。乃介乎人物間之一種動物。海中捕魚者都識之。嘗聞劉石庵司馬言。諸城濱海。有結寮捕魚者。薄暮棹舟入海捕魚。罷釣歸來。見一夜叉帖然臥地。所藏罌酒已罄。知爲醉倒。執而縛之。捶擊至死。僅作哀鳴。絕無靈異也。我姪所見。能倏人倏虎。必係遭冤屈死之女主婢。



陰魂未散。故能於月下顯形。並可必其不是狐精。緣狐性倔强。不受人欺。苟以刀銃對付之。必然拋磚擲瓦以相抗。是殆遊魂歟。故無實質。一經鳥銃震爍。便消散不能復聚矣。

寄從弟旭東（答復旱魃出典）

三月不雨。田禾槁矣。官紳晨夕祈禱。而天不應。街頭巷尾。徧以坟土塑旱魃。焚香點燭以敬之。究竟視爲神歟。妖歟。塑者皆不知也。莫怪我弟滋爲疑問。兄曾於夜談叢錄中。見焚旱魃一事。指爲僵尸。僵尸之成。由於屍棺浮厝後。烈日曝晒。棺木燥裂。入夜星光對照屍體。心窩便成僵尸。能爲一方旱災。歷久不雨。須將僵尸掘而焚化。則舉火而雲霓合。煙燼而甘霖立沛。此種齊東野語。不足徵也。夫雨爲天地之訢合。一僵尸有多大神通。能彌塞乾坤。任其施虐耶。雨爲神龍所行施。一僵尸有多大伎倆。能驅逐神物畏縮不前耶。其實旱魃與僵尸。截然兩途。夫旱魃爲虐。事出葩經。雲漢之章。山海經實以女魃與葩經之旨吻合。據攷古家言。旱魃是一女妖神。能阻遏興雲佈雨。此說雖亦荒唐。然較近世所云旱魃皆係僵尸之說。

差覺近理。

寄胞姊晰（規勸孝姑）

姊年已四十有七矣。膝下無兒。祇生二女。一嫁一殤。用是居恆鬱鬱。以爲此生永無添丁之兆矣。然而理所必無者。事或竟有。其實亦理之所有也。從來六十生子不爲晚。但求修德以禳天。姊丈持躬嚴正。待人寬和。堪稱拘謹君子。我姊祇因憂能傷肝。肝不平。則相火易熾。容易動怒。是爲短處。姊年雖長於我。而堂上有阿姑。不能因其目盲而疏於侍奉。嘗聞宛平曹德亭之妻夏氏。事姑純孝。姑年已老。偶因愛孫染疫死。姑媳相對號哭者數十日。姑目因此失明。百計醫治。俱無效。有黠者給以割股療疾。夏氏信之。於深夜潛至中庭。禱天默佑。卽出利剪割股肉。瞞人投入藥。其姑服後。目竟復明。翌年夏氏竟得夢熊之兆。夫受給而割肉。可謂愚矣。惟至愚可以格天。故鬼神佑之。姑目能明。自身得子。此無理而有至理者也。我姊渴望生子。燒香許愿無益焉。惟孝感足以動天心。未識我姊以爲昀之言善否。

寄儀南叔（論修仙須有仙緣）

修仙得道。談何容易。仙有仙緣。訣逢指授。道有道骨。質本清虛。苟不得真。而妄冲舉。因而致害者。不一。勝朝正德間。勞山白雲洞有修道者。兀坐木石間。不食不死。不知來自何年。祇覺其滿身苔蘚。已與木石同色耳。然呼吸不絕。目炯炯尙能視。不生不死。亦何貴於修道。反不如人之快樂。鬼之逍遙也。按此人修道功夫。決非淺尠。只因未生道骨。未結仙緣。遂致煉成靈兒。不能出窾行空。或云以白刃破其頂。卽得兵解而成鬼仙。此亦臆測之詞耳。夫入深山潛修數百年。尙不能飛昇得道。則世之愚夫愚婦。溷處軟紅塵中。手握牟尼珠。口喃喃虔誦經咒。妄冀得道長生。多見其不知量焉。姪素喜談狐說鬼。嗜癡之癖。不自知其所以然。若云妄冀修道登仙。姪雖無狀。決不若是之愚也。

寄儀南叔（論乩仙靈異）

姪久慕乩仙高雅。願執弟子禮。昨得杜生宜滋介紹。入河間宏道壇。第一次開壇。仙駕屢請不降。壇中諸友。都目我爲無仙緣。言歷屆開壇。最多三請。仙師必降。今已五次焚符虔禱矣。話聲未了。而盤中沙沙作響。知仙駕已臨。衆皆屏氣肅立。乩

上大書柿園敗將四字。姪知爲白谷孫公。不覺悚然起敬。旋見乩又磨動。連書五十六字。迅速絕倫。依次抄錄。是一律詩。曰一代英雄付逝波。壯懷辜負魯陽戈。廟堂有策軍書急。天地無情戰骨多。故壘春添新草木。游魂夜覽舊山河。陳濤十郡良家子。杜老酸吟意若何。通體渾括一氣。隱隱以房瑄戰敗自比。引咎自責。實則柿園之役。罪不在公。而在中旨之促戰。世人猶能諒之。而公引爲己罪。具見正人君子。死後猶無怨天尤人之心。較之王化貞輩。殃民誤國之罪。擢髮難數。而猶百計諉罪於他人者。其相去真有霄壤之判矣。姪曾以終身休咎。請仙師指示。得八字曰。放言取戾。小謫無傷。仙師竟如見我之肺肝。上句誠我多言獲咎。但下句不知何所指。殆係未來之事。當驗諸異日也。我叔久隸南郭仙壇。定多靈異。懇祈賜示一二。以廣猶子見聞爲幸。

稟母（問病）

昨日坦哥來言。母親患泄瀉。每日黎明必泄。自去臘至今。已閱三十餘日。迭請醫生診治。均未奏效。兒聞之。寸心如擣。當此春寒料峭。破曉下牀大解。壯年當之。尙

覺悚慄難禁。衰年人其何以堪。按老人泄瀉。不外脾虛腎虛所致。脾虛者往往泄出食物。由于胃腸虛弱。老年患此者不多。治法當用白朮白芍各一兩同炒。煨肉荳蔻五錢。研末飯糊爲丸。米湯下。腎虛久泄。必兼腰痛。治法用破故紙一錢焙乾研末。納入揀淨豬腰中裏緊。隔水蒸熟食三四次能愈。但此症起自嚴冬。或係受寒所致。可用胡椒末和飯作餅。敷貼臍上。以布束縛自愈。惟未曾目睹。北堂病狀不敢妄請服食。祈速請方醫仰高診治。我鄉行道者衆。而精通醫學爲兒所欽佩者。惟仰高一人而已。猶憶昔年兒媳產後病篤。諸醫束手。旋得大舅推荐方醫一劑而轉危。三劑而病竟霍然。昨問坦哥。母病初起時。曾請方醫調治。一劑而泄瀉愈甚。因此另易他醫。然而泄瀉初起。宜疏不宜止。方醫治法甚合。母親若不易他醫。泄瀉早已告痊矣。現仍宜請其診斷。則著手成春。定可預卜也。

稟母（論病後服參）

病後虛弱。本屬恆情。而老年病後。尤較少壯者更弱。母親因久泄體虛。主張服獨參湯。而方醫進以加減十全大補方。母親因服藥已久。不耐苦味。弗願再服煎藥。

男本不知藥理。却聞太原劉季箴醫士補虛慣用參。獲益者固多。受損者亦不少。用是懷疑。求教其師王華峯。王曰。病原種種不同。病後虛弱亦因而各異。人參專有所主。不通補諸虛。參力至臟腑。只達上焦。中焦以下不至焉。參力至營衛。只達氣分。血分不至焉。若係肝腎及陰分虛者。服參非但無效。反足以助長亢陽。而煎燂真陰。豈不殆哉。古者參出上黨。秉中央土氣。故其性溫厚。而先入中宮。今上黨參已氣竭失效。改用遼參。秉東方春氣。故其性發生。先升上部。蓋藥性已因氣運而變易。補虛豈能依古方而收效。王公論理精湛。不愧爲良醫。季箴猶不以其言爲然。男却深以爲是。願慈親母果信參。宜服方醫藥爲是。醫家有割股之心。所言定有見地。且古方所載。補虛宜食生參。則本性未失。效力偉大。而今世採參者。得卽蒸之。緣生參無色相。難售善價。蒸後色澤瑩然。易容脫售。殊不知參性已走失多矣。反不如尋常草藥之補力巨焉。

寄晰姊（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）

凡物有利必有弊。故藥能生人。亦能死人。有病時尙以不服藥爲中醫。蓋恐庸醫

藥不對症。速人死亡耳。我姊因膝下無兒。請醫服藥罔效。舍而他求。必孕祕方。孰知效未見而害先形。雙目紅腫。鼻血時流。此係多服熱藥之害。蓋世間流傳之種子祕方。都係熱藥。服之僥倖有效。生子亦難期長壽也。猶記先姚安公言。有一士人妻。多年不孕。聞當地仙壇中扶乩治病有神效。遂往乞種子方。仙判曰。種子有方。并能神效。然有方與無方同。神效亦與不效同。夫天然精血化生者。尙有因所含胎熱未清。毒發爲痘。十死其半。若助以熱藥。搏結成胎。其蘊毒必更甚。每逢生痘。十死八九矣。世人徒於痘殤之時。惜其不壽。詎知未生之日。已先伏夭折之機。生如不生。豈非有方同於無方。神效同於不效耶。其說中理。皆爲醫家所不肯言者。宜乎世之求孕者。猶汲汲焉自尋煩惱。徒吃懷胎坐草之苦。空貽摧蘭折玉之傷。我姊何亦甘效愚婦之所爲。蓋人之有後與否。上承祖宗之積福。下關本人之修德。事非等閒。豈草根樹皮所能奏效。我姊體質素健。邇時諸病百出。此係方藥雜投所致。雖非膏盲之疾。殊礙生育之機。而我姊猶以服藥爲求子之謀。無怪愈求而愈不可得也。誼屬同胞。故敢率直上言。

寄內子（募捐建築節孝祠）

歷來奇節異烈。湮沒無聞者。何可勝道哉。故余每聞人言婦女貞節事。必登錄筆記。以彰幽德。所惜者。秦半失傳姓氏。余生平所最崇拜者。一爲明末時揚州某婦。偕夫避亂。路遇一賊。見其夫肩荷錢囊。卽抽刃追之。婦急回身抱持賊腰。賊回首欲殺之。見其姿首美麗。欲犯之。婦知不可免。給之曰。請放予夫遠去。否則當其面誓死不從。賊遂揮其夫速去。而婦卽奪刀自刎。其節烈可風矣。又明季河北大飢。屠人鬻肉以爲食。有客過屠肆之門。見一少婦裸體臥俎上。屠人方汲水洗滌其手足。以供宰割。客慘不可忍。卽倍價以贖之。釋其縛。以手捫其乳。少婦艷然曰。吾惟不肯事二夫。故鬻身以養姑。君何遽相輕薄。隨君歸。將以妾媵我乎。言訖。仍裸體伏俎上。瞑目受屠。其節烈又何如耶。惜皆不得其姓氏。我縣舊有節孝祠。適在余家宅後。年久失修。牆垣傾圮。余曾擬醮資修葺。旋因公外出。未竟其志。今旣由姨母主張。與爾爲發起人。募捐修建。自屬女界分所當爲之善舉。不過需款甚巨。勸募不易。單憑姨母與爾分頭募集。只恐未能歲事。須請姨丈襄助辦理。凡素不



相識之富家巨室。由姨丈担任募捐。常有往來之親戚家。由爾與姨母分任其勞。如是則較易集腋成裘。聚沙成塔矣。近時寒暖不齊。諸維自珍爲囑。

寄族兄次辰（論疑獄）

孔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。旨哉言乎。蓋牧民之官。據供詞以分曲直。斷生死。誰能保得百不失一。絕無冤抑。至於戶婚田土之案。失出入。只在金錢間。造孽尙微。惟有命案。最易造孽。最難審斷。疑獄之離奇者。鬼神亦莫測其究竟。縱龍圖再世。亦難得定讞也。客歲京師曾出一疑獄。至今懸案未決。案爲富室周姓娶媳。男女並韶秀。一對璧人。賀客皆稱爲神仙眷屬。新夫婦亦甚相歡悅。及至次日。時已過午。洞房門猶未啓。呼之不應。穴窗窺之。新夫婦已相對縊死矣。破門而入。視其衾已合歡矣。又俱身著盛服而死。異哉此獄。雖皋陶不能聽斷。宜其至今懸爲疑案也。我哥位處繁劇。案牘勞神。倍形辛苦。而劉氏一案。既未損失金珠。自非盜劫被戕主婦。已年過五十。又不類奸情。誠屬疑獄。而苦主不諒。迭向上司衙門稟催緝兇。太覺不近人情也。

寄內子（論立後不擇異姓）

叔丈今年八十有二。伯道無兒。單生一女。嫁後生子而亡。叔丈春秋高。今擬擇嗣。而外孫與猶子。均已名列膠庠。無賢不肖之別。因此選擇莫決。余以爲宜並嗣。爲折衷辦法。夫擇嗣禮尙同姓。並且陰曹。只認同姓爲後。若擇立女之子。有嗣與無嗣等耳。余非陰間秀才。何能識得陰曹事。蓋得自傳聞也。同年胡太虛撫軍。自言能視鬼。每見親戚家祭祀。繼子或爲異姓。或係女之子。或係妻之姪。來享者皆所生之鬼。所嗣之鬼弗與也。繼子若爲同姓。雖五服以外。來享者皆所嗣之鬼。所生之鬼弗與也。苟配享於側。必待所嗣之鬼先入座。弗敢前也。惟有其表弟于某。螟蛉張氏子。祭祀時乃張氏之鬼來享。異之。詢諸于氏之老奴。始知于氏前代。曾納張氏懷孕婢爲妾。生後卽于表弟之祖。始得恍然。所言如是。未必盡屬子虛。蓋一本氣相屬。二本氣不連。其義至明。所以敬宗睦族。古訓昭垂。異姓亂宗。法律不許也。叔丈乃明理達道之君子。未必偏重掌珠之遺愛。致貽紊亂血統之譏。惟應嗣乃屬我之內弟。我若以立族之說進。得無疑我阿私妻黨。此中出入較巨。余不願

形諸筆墨。倩爾代爲口頭答覆。庶免授人口實。

寄內子（辯論生人見鬼）

叔岳家立嗣。得以並嗣結束。甚善甚善。惟怪爾太直率。竟將我前函所言胡撫軍視鬼一事。在叔丈前和盤托出。蓋夫婦書信往來。理當謹守祕密。以後宜慎之。叔丈譏笑我。宛如私巫。迷信鬼物。又言人死如烟消雲散。誰見鬼來。子孫祭祀。乃屬具文而已。其言亦殊有禮。然而說鬼不自我始。蘇文忠公爲有宋一代大儒。亦喜聽人說鬼。近世士大夫如蔡必昌太守。朱石君撫軍。顧德懋郎中。皆言判冥事甚悉。此三人均非妄語人。余嘗聞顧郎中論鬼之有無。殊合情理。謂尋常人死後。餘氣消散。便無鬼。其不消者。有六氣。一忠孝節義之正氣。二猛將勁卒之剛氣。三碩學通儒之靈氣。四冤魂恨魄之怨氣。五大富大貴之盛氣。六凶殘狠毒之戾氣。此六者皆凝聚不消。言之鑿鑿。必有所徵。豈得以人死如烟消雲散一語。抹煞無量數貞魂冤鬼耶。

寄內子（論姪女自縊反蒙不潔之名）

宗兄桂山之長女玉姑。竟因受人蜚語。憤極自縊。何其愚耶。彼固白璧無瑕。登徒子涎其色。知己許字謝門。難遂好逑之願。遂造作蜚語。傳播鄉里。謝氏顛預。竟中其奸謀。央媒提議離婚。未遂。訴諸有司。趙令亦太覺糊塗。閨女貞節。何等重大。豈可憑茶寮酒肆中之蜚言。作爲解散婚約之證據。致玉姑白圭遺玷。憤極投環。以爲一死。可以表明心跡。而謝氏反謂其難掩醜行。以死了之。寃矣哉。玉姑之貞烈。惟我夫婦信之。誓爲之作墓誌。勒石表明其寃死。以慰貞魂。夫人壽修短。本有定數。當玉姑離婚時。苟遇我在家鄉。必能爲之設法轉圜。蓋余少時我郡有貧家女。焦玉娥者。秀外慧中。又多急智。有土豪見而豔羨之。謀爲筵室。而玉娥早與姑表弟王桐生訂姻。土豪有欲不遂。亦如登徒子之對付玉姑。妄造蜚語。以破其婚姻。婿家果受愚。欲求離婚。訟於官。猶恐理曲不得直。遂捏造佐證。與原媒設就陷阱。將開審矣。玉娥探悉其事。知見官必蒙羞而遭遺棄。亟偕母同往婿家。見姑自陳曰。閨女之貞不貞。容易證明。兒不願獻醜於官媒。而爲謀媵我者所誣陷。自願獻醜於姑前。請卽仔細驗明。遂屏人合戶。弛服露體。姑驗訖。知係無瑕白璧。訟案投

銷卽日擇吉行親迎禮。玉娥之急智。誠不可及也。我若以此法教導玉姑。則婚約不解。性命亦可保存也。

寄內子（論教子）

父母同負教育子女責任。今我寄旅京華。義方之教。責在爾躬。而婦女心性。偏愛者多。殊不知愛之不以其道。反足以害之焉。其道維何。約言之有四戒四宜。一戒晏起。二戒懶惰。三戒奢華。四戒矯傲。既守四戒。又須規以四宜。一宜勤讀。二宜敬師。三宜愛衆。四宜慎食。以上八則。爲教子之金科玉律。爾宜銘諸肺腑。時時以之。教誨三子。雖僅十六字。渾括無窮。爾宜細細領會。後輩之成功立業。盡在其中焉。書不一。容後續告。

寄從兄旭升（報告欽點庶吉士）

弟叨沐天恩。臚唱二甲第四。復試欽點庶吉士。例須卽日入院供職。已賃定羊肉。衲衲李宅爲寄廬。歸期殊難預計矣。弟德不進。業不修。而得僥倖成名者。托賴祖宗之積德耳。所奇者。此次臚唱之名次。預爲一術士說破。殆所謂功名早有前定。

者耶。術士非江湖賣卜者流。是董尚書之同鄉。當殿試之前。弟蒙董公招宴。術士亦在座。董指而語余曰。此係同鄉周善謨。拆字有奇驗。盍請其一決功名。弟卽書一黑字。周曰。狀頭不屬君矣。黑字拆之爲二甲。下餘四點。其二甲第四乎。然覆試必爲庶吉士。蓋黑字下四點。卽庶字之脚。黑字上半體。可拆士吉二字也。而今其言皆驗。何竟有預知之明。抑是偶然巧合耶。殊令人莫測其玄妙也。

訓大兒（訓誠擇交）

爾初入世。擇交宜慎。友直友諒。友多聞益矣。悟交真。小人其害猶淺。悟交僞。君子其禍爲烈矣。蓋僞君子之心。百無一同。有拘捩者。有偏倚者。有黑如漆者。有曲如鉤者。有如荆棘者。有如刀劍者。有如蜂蠆者。有如狼虎者。有現冠蓋形者。有現金銀氣者。業鏡高懸。亦難照徹。緣其包藏不測。起滅無端。而回顧其形。則皆岸然道貌。非若真小人之一望可知也。并且此等外貌。麟鸞中藏鬼蜮之人。最喜與人結交。兒其慎之。

寄胞兄晴湖（論家奴竊物）

手示敬悉。家岳所薦之張福。竟敢竊取珍藏古玉而逃。彼既矢口不認。儘可照舊執役。而今聞得將送官裏去。便連夜脫逃。苟不竊物。何必如是惶急。容當轉告家岳。向其家屬追還原璧也。夫雇傭之難。只恐諸葛復生。亦難預識其善惡。緣此輩爲主人執役時。都蠢若木豕。牽臂則舉手。跌脚則移步。其鈍如椎。及至背人作姦犯科。則奇計環生。爲鬼爲蜮。刁詐絕倫。主人忠厚者。往往受其詐欺而不知。猶視爲心腹。家有此等刁奴。不僅居停受害。并能累及往來之親友也。嘗有南士以文章遊公卿間。借寓京華某巨公家。平生嗜好漢器。所藏玉璜一方。質理瑩白。血斑徹骨。用以鎖書。兼供把玩者。一日之夜。士伏燈下。構思作文。忽聞窗隙有聲。探入一手。疑爲盜。取案頭利劍將斫之。見其纖削如春葱。遲疑不遽下。穴窗以窺。乃一極可怖之羅刹鬼頭。驚暈倒地。片時復醒。起視案頭。玉璜已不翼而飛。疑爲狐怪幻形。不事追詰。後於市上獲見此玉。以八十金收歸。并詢所從來。答稱購自某巨公家奴之手。始恍然悟。纖手鬼臉。皆某巨公家奴所裝扮也。因奴爲巨公心腹。故未揭破其鬼蜮。張福雖狡。與此奴相較。不逮其機變遠矣。

寄胞兄晴湖（論祖產不宜變賣）

北村別墅是我昆季夏日讀書之所。自弟寄旅京華。兄亦宦游浙水。十餘年來。鮮有人居。遂爲狐鬼盤踞。亦屬恆有事。而仲姪信守屋奴之報告。言書樓通年鎖閉。而樓窗以時啓閉。遙望之有幢幢人影。目爲鬼窟。擬廉價脫售。弟意大不爲然。蓋此屋乃先祖購地。剏建。架山鑿池。栽花種竹。凡亭台樓閣。都有親題聯額。苦費經營數十年。始有如斯之結構。雖無金谷之大觀。而幽雅精緻。鬼狐亦豔羨而僭居之。其佳妙可不言而喻矣。一旦售去。豈不可惜。即使守屋奴所見是實。狐既佔居我別墅。只須子弟僕婦。莫去謾罵他。則狐亦講理。必不崇人。苟示以寬大。狐必知恩圖報。同年劉馨亭曾親見一世家。屋舍連雲。後樓三楹。久爲狐居。絕未相擾。而家奴輩。恆假借狐名竊物。主人不察。戟指詈狐罪惡。觸怒於狐。遂崇其子。閱數月。形容枯槁。行將與鬼爲隣。其父出重金延聘術士。來家劾治。狐果被擒。將烹諸油釜。狐目注農家子。淚如泉湧。子心不忍。遂向術士叩首乞免。并語其父曰。如殺之。我必以身殉。遂縱狐去。那知農家子日夜思狐。病益加劇。醫不能療。一息奄奄。



已爲之整備後事矣。狐仍化少女復來。就榻慰問。農家子悲喜交集。惟已不能言。緊握狐手而垂淚。狐卽於懷中取出仙草一莖。納入己口。咀碎而喂之。旣畢。低語曰。君憶我者。悅我幻形之美色耳。見我真形。恐惶駭欲絕矣。語畢。忽撲地化爲狐。蒼毛修尾。目睽睽如炬。向農家子長嗥數聲。跳擲上屋而去。農家子駭汗淋漓。其病旋得痊愈。身軀反倍壯於前。此狐可謂能報德矣。所以弟生平敬禮狐鬼。卽重其能知恩不忘。有仇必報。勝於俗人多矣。現別墅中旣有狐居。譬如常人挈眷外出。家屋亦須招人居住。比及還家。租戶自當遷讓。我知狐亦然明白此理。不必慮其久假不歸也。不知晴哥以爲的之言然否。

稟胞叔儀南（報告漏言獲譴）

姪德不修。學不進。而渥荷天恩。聯捷成庶吉士。得列御史之班。自知日盈必昃。水滿必溢。天將降罰。故使我身處招怨之地。凡道德高於我學。問勝於我者。當之尙難免咎。况姪德薄能鮮。自然更易取戾矣。今果然以漏言獲譴。下刑部獄。此次處分。姪固計之熟矣。蓋身爲言官。不言則溺職。言多則必敗。絕無保全之法也。入獄

以來。監視甚嚴。日以一董姓軍官來伴守。與之說鬼談狐。差堪解慰寂寥。姪居心坦白。自問無私。漏言乃有激而成。並無私通外藩之事。而朝官如此派員嚴守。能不令人悚然。董軍官亦知我心無他。遂自陳能拆字。有奇驗。請公隨便書一字。以決休咎。姪遂就其姓書一董字。請拆。董曰。是千里萬里也。公將遠戍矣。請再書一字。以下戍地之所。姪又書一名字。董曰。上爲夕。加一卜字。便成外字。而名字下半爲口。倒裝之。便是口外。姪又問將來可得歸乎。董曰。字形絕肖召字。定有召還之望。姪又書一口字。請卜遣戍若干年。董曰。口爲四字之外腔。中缺兩筆。戍期決不滿四年也。所言如是。未識應驗否。姪恐妻子聞獲譴繫獄。惶急無措。望叔父大人善言開導之。天恩高厚。萬無性命之憂也。言不盡意。容待案定。再行稟聞。

再稟胸叔儀南（報告獲罪遣戍）

姪漏言獲譴。發往烏魯木齊軍台效力。董軍官拆字之言。果足徵焉。既符於前。必能兼驗於後。四年或有賜環之望。未可知也。從來撲著灼龜。有驗有不驗。而拆字之義。竟能若合符節。殆精神所動。鬼神通之歟。抑氣機所萌。形象兆之耶。殊難索

解也。部定四月初一日登程。姪不作書告內子。恐其得悉後。來京送行。婦女最多。眼淚。見我偏促如轅下駒。免不了揮淚牽衣。誓欲隨我西行。却之必不聽。許之則拋撇諸子在家。反令侄柔腸寸寸斷矣。望叔父大人待姪離京後。然後以姪之苦衷轉告之。姪此次赴戍地。必有賓至如歸之樂。何則。因有老友田白岩徐蒸遠輩。俱在烏魯木齊。必盡地主之義。斷不至受謫戍之苦也。倚裝繕發。不盡欲言。

寄內子（報告遣戍西行）

余因漏言獲譴。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。因恐爾代抱杞憂。趕來伴我西行。故臨期未發家信。僅托南叔於事後向爾說破。爾莫悞會。余此行備嘗艱苦。殊不知當此清和時節。西行反多雅趣。如在嚴冬。則寒風刺骨。瑟縮不前矣。今幸叨祖宗福庇。一路惠風和暢。好鳥呼名。看山不厭馬行遲。洵可樂焉。出關改乘駱駝。長行戈壁。徑一百二十里。滿目黃沙。絕無寸土。宛然別一世界。徑之中部有一巨阜。名天生墩。戍卒守之。余與差官僕役。卽入阜中稍憩。出乾糧充飢。戍卒煮茶一小壺。殷勤進獻。并告余曰。此間飲水極難得。冬積冰雪。夏儲雨水。以供解渴。余曰。此墩形

似土山。山地必有泉。曷不掘井以取水。戍卒曰。岳大將軍西征時。經過此墩。所見於先生略同。謂既有山。其下必有水。發卒數十人。於墩北隅穿鑿至數十丈。忽然四圍沙土坍塌。持錘者盡墮穴中。留於上者。僅得六七十人。俯臥穴口聽之。祇聞風聲如獅吼而已。從此無人再敢鑿地求泉矣。余等半日未飲水。承其淪茗以進。咸竭誠道謝而行。前進都屬沙漠之地。四望蒼茫。殊少風景。余不禁索然氣沮。深慮戍地亦是無水之區。豈能久安長處。孰知行抵烏魯木齊。直令我喜極欲狂。其地泉甘土沃。市肆林列。較之天生墩。直有天堂地穴之差。余得蒙將軍溫公優待。留居署中。襄辦案牘。館舍在署園中。花草繁盛。有江西蠟。五色畢備。朶若白杯。葳蕤如洋菊。余家別墅中。殊少此佳種。擬收其子。得便寄歸。來春栽種。待余歸來。與爾共賞之。余在口外。反較居京華暢適。爾毋須爲我憔悴也。

寄兄晴湖（勸莫爲人裁詞狀）

余此次獲譴。謫戍。竊嘗清夜捫心。自省平生未曾爲人裁狀。搆陷善良。又未曾好色亂人閨闈。何以干此天怒。苦思久久。始恍然大悟。余生平最喜洩漏狐鬼之陰

私作董狐之直筆。致觸狐鬼之怒。使我以漏言獲譴。果報昭然。蓋信天理循環。不爽毫忽也。日昨夢徵母舅來信。言我哥喜弄刀筆。下文却未明言。按刀筆二字有三解。一古書以竹簡。悞則以刀削改之。稱謂刀筆。二黃山谷名其尺牘曰刀筆。已非本義。三今人稱裁寫狀詞者曰刀筆。言其筆鋒銳利如刀。能殺人也。母舅所言殆指寫狀詞耶。則非阿兄所宜爲。緣此事不僅造孽。并且犯法。曾記弟督學福建時。辦一生員。以導人誣告戍邊。其自陳謂得錢爲人裁誣告狀。手中筆爆裂如刀。劈恬不知警。卒及禍。又嘗聞王岳芳言。其鄉有構陷善類者。方草狀底。字皆作赤色。細視筆尖。見血自毫端瀝出。遂投筆不作。閱三日。左右隣居皆遭回祿。惟其家幸免於火。兩隣居皆係縣署書吏。專以包攬詞訟爲業者也。觀此二事。可不懼哉。弟以漏言獲譴。由是深自儆惕。願我哥修德立行。勉爲善人。以爲子弟表率爲幸。

稟儀南叔（報告移寓）

姪初抵戍地。蒙溫公青眼相加。留居公署。現溫公已擢陞福建巡撫。後任與姪素昧生平。勢難留宿署中。故已遷寓田公白岩處。在將軍教場之後。本爲周蘭坡學

士故居。因常聞空樓中有吟咏聲。知爲狐。遂出賃於周參將。狐亦他往。絕無怪異。及白岩僦居。而樓頭吟咏之聲又作矣。白岩惡之。商於姪。謂宜敬以禮而責以理。白岩遂祭以酒脯。併陳詞於几曰。聞此蝸居。曾停鶴馭。復聞飄然遠引。似桑下浮圖。鄙人莠繫一官。萍飄十載。拮据稱貸。卜此一塵。數夕來咳笑時聞。似仙輿已復返矣。豈鄙人德薄。故爾見侵。抑夙有前緣。來茲聚處。旣承惠顧。敢拒嘉賓。惟期各守門庭。使幽明異路。庶均歸甯謚。異苔不害於同岑。敬布腹心。伏維鑑燭。白岩拜上。次日樓前飄墮一紙。白岩拾而視之。見上書曰。僕雖異類。酷嗜詩詞。雅不願與俗客伍。此宅數十年來。皆詞人棲息。愜洽素好。故挈族安居。自蘭坡先生愬然舍我而去。後來居者。目不勝駟。僧之容。耳不勝歌吹之音。酒肉之氣。薰蒸欲嘔。迫於無奈。竄跡山林。今聞先生係山蘊之季子。文章必有淵源。故望影來歸。非期相擾。自今以往。或檢書獮祭。偶動芸籤。借筆鴉塗。暫磨鸞眼。此外如一毫凌犯。任先生訴諸神明。願廓清襟。勿相疑貳。康頓首頓首。白岩卽以此帖示姪。斜行淡墨。似匆勿所書者。從此聲息不聞。姪下榻於仙居之樓下。相安無事。絕未有所聞見。姪疑

白岩滑稽玩世。故作此以寄詼諧。而問諸白岩。力辯非虛。詢諸隣居。又稱從前確有狐居。是真狐類中之高雅者也。書不一一。餘俟續稟。

寄從弟旭東（論戍地勝蹟）

來書深以愚兄遠戍爲憂。然而西城非盡不毛之地。有腴有瘠。愚兄無狀。以漏言謫戍。幸得祖宗蔭庇。來此烏魯木齊。泉甘土沃。彷彿南省之蘇杭。居此兩載。起居安適。幾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矣。當余謫戍之初。只道烏魯積沙無水。那知行抵此間。瞥睹津梁交叉。花木清幽。余幾疑爲夢境。緣余涉獵前人筆記。都載烏魯積沙無水。草木不生。今何頓變舊觀。詢諸父老。方悉自設鎮駐防。始築城垣。下地通津。以就流水。今日吾儕得享水利。幸仗築城時。有一佐領。見許多老樹。以爲其下無水。樹安得活。乃拔樹就根下鑿井。果得源泉湧出。因是伐樹鑿泉。疏濬成河。從水流無乾涸之患矣。愚兄見河流都西瀉。因賦詩以誌之曰。半城高阜半城低。城內清泉盡向西。金井銀床無用處。隨心引取到花畦。紀實也。此地北山風景最勝。登岡頂關帝祠。俯瞰城中。纖微皆見。有詩以誌其勝蹟曰。山園芳草翠烟平。迢遞

新城接舊城。行到叢祠歌舞處。綠氍毹上看棋枰。余攬勝之日。關帝祠戲樓正在演劇。末二句卽景也。我弟疑我西戍多苦。特錄近作寄閱。以表愚兄不廢吟咏。身心必然愉快。庶足釋我弟之遠系耳。

寄族姪貽孫（論行善可以避鬼祟）

吾姪前在潼關。曾見兩女鬼。今在河間。又遇溺死鬼。何鬼物多樂與我姪惡作劇耶。緣愚叔喜談狐鬼。來函詢捉鬼之法。無如余祇作鬼界之董狐。有聞必錄。不是鍾進士。罔知捉鬼術。竊思古老遺言。疑心生暗鬼。例如怕鬼人夜行。聞自己衣裳窸窣。疑爲鬼。回首返顧。無所見。心益恐怖。急步前行。窸窣之聲愈振。狼狽還家。步止而聲亦止。猶以爲鬼見家人。始行避匿。殊堪發噱。吾姪前在潼關。敢手持鳥銃擊鬼。決非膽怯心疑者流。果然時常見鬼。則係陽氣衰弱。祇有養生行善以避之。鬼自不敢相擾。烏魯木齊稱鬼曰呼圖。有一曠野曰呼圖壁。譯言有鬼也。嘗有商人夜經其地。忽於月下見樹間有人影。疑爲鬼。呼問在此作什麼生。答曰。吾日暮抵此。畏鬼不敢前。待結伴耳。商人遂與之偕行。漸相款洽。詢問商人有何急事。冒



凍夜行。商人曰。吾夙負一友錢二十千。今日得信。知友夫婦均病。勢在危急。催我先償若干。以作醫藥之資。緣是連夜措款送還。稍遲恐誤兩人性命。而呼圖壁爲必經之要道。不得不冒險而行。其人聞言。惶遽退步而言曰。余爲縊鬼。本欲崇公以求代。今聞公言。乃仁義君子。不敢犯。願爲前導。商人惶急辭謝。其人曰。公豈不聞此地爲鬼窟乎。前途多厲鬼。恐將不利於公。故願爲引導。實無他意。商人姑允之。凡道路險阻。皆預告。至東方旣白。始辭去。於此可知一念之善。能辟免鬼崇。吾姪幸勿以斯言爲河漢。謹修善行。鬼物自然退避三舍矣。

稟儀南叔（論服藥丸之害）

藥肆中之丸散膏丹。服之其害猶淺。山僧野道所售之藥丸。服之其害劇烈。蓋藥肆中都依古方配合。悉合藥理。而山僧野道。脈理藥性。茫然不解。妄取熱烈之藥草。製成藥丸。熱體服之。禍不旋踵矣。叔父大人素無血症。而今忽然冲血。顯係誤服蜀僧藥丸所致。現得朱醫診治。病勢雖輕。惟臟腑中受何種熱藥剋伐。尙未明晰。宜將食餘之藥丸。請其辨驗。雖則形質無存。而朱醫爲當世名醫。必有明辨之

法。然後再服解毒之劑。則事半而功倍矣。以後吾叔苟有小恙。甯以不服藥爲中。醫。蓋藥料不外草木金石。而草木不能免朽腐。金石不能免消化。自身尙不能自存。而謂借其餘氣。可以却病長生。姪未之信焉。吾叔素重服藥。爰舉證以明丹方之不足恃。昔時赤城山中有一老翁。相傳爲元代人。馮巨源教諭往見。呼爲仙人翁。曰。吾非仙。但能吐納引導。得不死耳。叩其術。曰。不離乎丹經。然非丹經所能盡。其分寸節度。妙極微茫。苟無口訣真傳。但依法運用。如拘方治病。病必殆。緩急先後。稍一失調。或結爲癰疽。或滯爲拘攣。甚或精氣膂亂。神不歸舍。竟至於癩癩。又問服藥可得延年乎。曰。藥以攻伐疾病。調補氣血。非所以養生。用藥不得法。反足以戕生。巨源請執弟子禮。勿許。悵然而返。夫老翁議論篤實。不類方士之炫惑。巨源又屬篤信君子。是姪之鄉榜同年。從來不說誑言。用是姪敢舉其言以上聞。

寄內子（論兒女婚姻）

來書達千餘言。家庭巨細。親戚興衰。事事敘述詳明。閱之一目了然。彷彿身返家鄉。使我三年餘思鄉之念。一旦爲之消釋。慰甚。慰甚。三兒年稍長。在早婚之家。固

當及時訂婚。而古禮以三十爲男子成婚之期。則相差尙有十四年。儘可暫作緩圖。並且世族之家。專尙虛榮。余現在謫戍。稍有聲望者。豈肯以愛女偶戍臣之子。還是徐待時機。托賴祖宗餘德。余得邀賜環之命。遄返故鄉。料理兒輩婚姻。未爲晚也。惟三兒值此成年之初。爾宜鄭重管束。不正當之小說。莫許其寓目。解人事之婢女。莫令其伺應。出門務遣老僕跟隨。二兒早經娶妻生子。閱歷稍深。堪爲雁行之導。宜囑其加意防範。勿使其誤交損友。引作狹邪游。蓋外事非耳目所能及。父在外。應由長兄負責。卽以此旨轉訓二兒。注意乃弟。苟有不規則舉動。以言規勸。不從。則稟白堂上。爾可施以嚴責也。先嚴冥誕。不宜在家中做佛事。以防親族聞知。相率送禮。又多一番酬應。戍臣之家。禮所不許。然而余漏言獲譴。已覺愧對先靈。若因余謫戍。愆置冥誕於度外。益重我不肖之罪。祇可擇一幽僻禪院。屆期誦一日普佛。至戚瞞不了。其餘一概勿使聞知。至囑至囑。

寄內子（論花木變形無關休咎）

來書以余舊栽之梅瓣蕙蘭。本屆開放。瓣形變長。已改舊觀。疑爲不祥。然而花草

微物也得地氣以生長。變形亦關乎地氣。與人身体咎渺不相關。譬如方竹生於福建。方柿產於燕山。易地則皆化。方爲圓矣。猶記余幼時。曾從外祖家乞得方菊四盆。花朵瓣瓣正方。宛若裁翦者。名黃金印。作深黃色。天津查氏之佳種。來年幸得服盆。而花瓣已變橢圓形。再一年則變成全圓矣。更有人造奇花。隔日卽回復原形。例如素心蘭。祇須以硫磺燻已開之紅心蘭花。次日卽變成素心。但越日仍要回復本來面目。至於余家之梅瓣蘭花。出自河間王氏。余以一篇墓志銘換得一剪。第二年無花。自第三年起。始見花。素栽於盆。未曾變種。至余西戍。始從京寓搬回家。不料爾卽移栽於地。致得地氣而變易花形。花草何知。無關休咎。不過名花化爲凡卉。猶如美人變成醜婦。未免可惜耳。爾幸勿以我謫戍。日夜憔悴。飲食少進。變成瘦骨伶仃。使余回里日。望而卻步。一笑。

寄秀嵐弟（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）

吾弟有志研究經學。甚善。來書詢問漢儒以訓詁專門。宋儒以義理相尙。二說究以何者爲優。夫泛言之。似覺漢學粗而宋學精。實則不明訓詁。義理何自而明。溯

自孔子刪定羣經。垂教萬世。大義微言。遞相授受。漢代諸儒。去古未遠。訓詁箋註。類能窺先聖之心。又淳樸未漓。無植黨爭名之習。故能各傳師說。篤溯淵源。沿及北宋。勒爲註疏。研窮玩索。各抒心得。平心而論。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。皆根據古義。斷非宋儒所能論語。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。字斟句酌。亦斷非漢儒所及。此謂各有所長。漢儒或執舊文。過於信傳。宋儒或憑臆斷。勇於改經。此謂各有所短。計其得失。正復相當。若藐視漢儒。不加探討。概用詆排。視猶土苴。未免旣成大輅。追斥推輪。得濟迷川。遽焚寶筏。莫怪後世飽學之士。代漢儒抱不平。又紛起而攻宋儒之短矣。按宋儒之攻漢儒。非爲說經起見。特求勝於漢儒而已。後人之攻宋儒。亦非爲說經起見。特不服宋儒之詆漢儒而已。總而言之。漢儒之學深奧。非讀書稽古。不能下一語。宋儒之學淺近。人人皆可以空談。其間蘭艾同生。誠有不盡饜人心者。吾輩說經。只求實在。攻擊之詞。概置弗論。獲益多矣。

訓次兒（嘉許不畏鬼）

北村別墅中。守門者前言見狐。今言見鬼。以致家人裹足不敢入。昔年爾伯本擬

售去。余因祖宗創建之屋。不忍捨棄。立梗其議。始得保存。爾因今歲逢大比。特挈一僕。岸然往別墅讀書。居處兩月。安然絕無聞見。壯哉。兒志可嘉焉。本來祇聞鬼畏人。未聞人畏鬼。讀書人猶其不畏鬼。嘗聞曹司農之弟菊存言。客夏自歙赴揚州。因事往友人家。時當盛夏。延坐書室。甚覺涼爽。至夜深。不忍去。友曰。本擬下榻相留。奈房屋窄小。此室又有鬼。不可居。人曹膽素壯。強居之。至夜半。有物自門隙蠕蠕動。入室變爲女子。曹若無睹。鬼忽披髮吐舌。作縊鬼狀。曹大笑曰。猶是髮。猶是舌。何足畏哉。鬼忽自摘其首置於案。曹又笑曰。有首尙不畏。况無首耶。鬼技窮而倏滅。夫世人被鬼崇者。大抵畏鬼之人。畏則心亂。心亂則神渙。神渙則鬼得乘之。不畏則心定。心定則神全。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。鬼必退避。吾兒之不見鬼。殆亦心定神全之理歟。可嘉可嘉。

寄族兄次辰（答問鬼壓人）

來書詢弟以鬼壓人。有死有不死。有病有不病之理。按鬼壓人。乃取啖人之生魂也。蓋鬼爲餘氣。苟非忠義節烈英雄兇悍之人。死後其氣漸消漸滅。以至於無得。

生魂之氣以益之。猶可苟延不散。故女鬼恆與人狎。攝其精也。男鬼不能攝人精。恆吸人生氣。亦猶狐之採補也。凡經鬼壓而死者。所遇男鬼也。經鬼壓而病者。所遇女鬼也。精足髓滿之人。可病而不死。素來斲喪之人。不病亦難生。至於遇鬼壓。而能不病不死。無損毫末者。乃係夢魘。必非真遇鬼壓。猶憶友人劉挺生言。康熙庚子。有五舉子結伴同行。及晚遇雨。棲宿破寺中。至夜半。四人已酣睡。惟一人因有擇蓆病。轉輾不能成寐。忽覺陰風陡起。令人毛骨悚然。探首愕視。見有數黑鬼自牖入。齊向熟睡之四人噓氣。四人卽夢魘。又向自己噓氣。心雖了了。無如身難動。而口難言。旋亦昏瞶。似覺有人拖曳之。驚而稍醒。身已離故處。似被繫縛。欲呼救。則口噤不能聲。張視四人。亦然縱橫偃臥。衆鬼共舉一人。吮其足底。以次吮二人。人行將及己。恐怖欲絕。忽有一老翁自外奔入。厲聲叱曰。野鬼毋得造次。此二人有祿相。不可犯也。衆鬼始遁去。老翁亦逝。五人倏然自醒。述所見相同。知爲遇鬼。抵京後。亟就名醫求治。始得不死。後來五人中。有一終於訓導。一終於教諭。挺生爲河間教諭。故笑語我曰。平生自薄此官。不料爲鬼神所重也。

寄秀嵐弟（解釋山精）

我弟往西山掃墓。何不偕猶子同行。以致子身往還。瞥睹怪物。致受虛驚。夫山林曠野。本爲山魃鬼魅出沒之所。樵夫獵戶。時有所遇。不足云奇。而吾弟所見。恰與海起雲從。征時所睹者。殆同類乎。海君爲烏魯木齊參將。從征烏什。戰罷還營。經過山麓。見樹樞間一黑人。探首外望。疑爲間諜。奮矛刺之。中石。火光四射。矛折臂痛。而黑人已渺不可得。疑爲目眩。而石上血跡殷然。始知爲山精。吾弟所見一小人。深升樹頂。身黑色而無毛。決非猿猴。拾石投之。倏忽不見。不是山精。斷無有如此迅速者。古人云。深山大澤。無所不育。洵非虛語也。

寄從兄坦居（報告西戍近狀）

兄東弟西。相隔達三千餘里。關河迢遞。音問鮮通者。已將一載矣。而今手示傳來。欣悉吾哥弄璋有慶。已獲麟兒。喜甚慰甚。弟居戍地。幸賴將軍青眼。辦事尙不掣肘。此次平定蒙匪。弟未身冒矢石。無功可言。蒙將軍厚遇。開列保舉。奏請開復。現雖未得廷諭。大約可沐天恩。聖意本令弟將功折罪。而今毫無建樹。得邀寬宥。撫



心自問。能無愧怍乎。吾哥治下新出之匿尸案。據弟愚見。定係走尸。而非匿尸。弟居京時。嘗聞天津有富家妾。備受大婦凌虐。縊於桑林。保正報縣。因時已晚。不及蒞驗。命吏守之。次日官至。尸與守者俱不見。亦疑爲匿尸。窮治而無獲。保正因是斥革。流爲乞丐。閱五年。始得之於灤州。蓋妾有殊色。守者爲少年。涎色而淫其尸。尸得生人精氣而復甦。遂相訂爲夫婦。同逃至灤。此係康熙末年實事。弟親見諸檔案。非虛言也。今案下死者。既係少婦。雖則妍媸未見。而守者亦已逃匿無蹤。則其爲走尸也。不難按理測度。况縊死者。既屬宦家買絕婢女。雖有苦主出頭控告。斷無償命之理。則匿尸出自何人。反覺于情不合。至于偵騎四出。遍索無蹤。亦在勢所必然。蓋攜走尸同逃。避匿遠方。深居簡出。一時又安從偵緝。此案若苦主不出頭嚴控。終作疑案。亦屬仁人之用心。蓋論法律。淫尸偕遁。兩罪俱發。論佛法。婢被虐屈死。守者設法以生之。當不爲罪。愚意如此。質之我哥。以爲如何。

寄內子（誠勿因病殺蛇）

爾左日常赤。乃係肝火熾旺之故。當服平肝降火之劑。不宜信傭婦之言。食蛇胆。

以求明目。雖則蛇亦採列本草。究非宜食之品。况服鮮蛇胆三顆。必須殺害三條。蛇命雖係卵生物。却能知冤必報。凡遇毒蛇。人無殺害心。則終不遭害。苟有見必殺。終有受毒之日。此說驗之頗信。是非毒蛇之有性靈而知報氣機相感耳。所以狗見屠狗者必狂吠。非識其人。亦感其氣也。爾欲目疾告痊。祇須清心蠲怒。戒殺放生。較之服蛇胆。有效多多矣。

寄秀嵐弟（告知開復原官）

愚兄仰叨祖宗福庇。已蒙聖恩開復原官。回京供職。初七日接旨。初九拂曉登程。中途被雨雪所阻。朔風撲面。如利刃刺骨。古人詩云。雪擁藍關馬不前。誠紀實也。由是行程紆緩。直至月底始抵京。四年遠別。今日重來。城郭依然。而市塵景象。非復舊觀。能不令人興今昔之感耶。舊僕王德。余出京時。他懇乞隨行。余因念其年老。隨我遠赴西域。于心不忍。遂轉荐于董尙書。不料其猶戀戀于故主。余入都門。他已肅候道左矣。當此世道凌夷。人心不古。士大夫都尙錦上添花。殊少雪中送炭。而奴僕輩反能不忘故主。甘同患難。實屬難能可貴焉。余仍寓羊肉衚衕舊居。

蒙皇上召見一次。垂詢西域民情頗詳。余奏對甚長。尙無大誤。約歷一時之久始退。余離別家園已十七年。擬乞假歸里修墓。未識可邀俞允否。我弟有暇。胡妨來京一行。臨書忽忽。不盡欲言。

寄內子（告知還京供職）

四年謫戍。一旦還京。在爾聞之。必然喜溢眉梢。額手相慶。在我沐此天恩。愈覺報稱爲難。蓋身當言路。若壅蔽天聰。是謂溺職。若學鉄面御史。據直上聞。必爲怨府。惟冀早日脫離此職。便可免却許多煩惱。余曾以此意語諸董尙書。尙書曰。兄且少安毋躁。而今否運已除。不日將爲兄道賀矣。余訝其語言吞吐。請申其說。尙書曰。皇上謂兄有運籌帷幄才。在烏魯木齊。襄贊伊犁將軍。平定蒙匪。殊堪嘉尙。現在軍機處人才缺乏。皇上頗屬意於兄。當賀不當賀。余尙未之信。不料閱三日。果然降旨。派余入軍機處。將有官報到家。不論來人多少。祇須賞銀四兩。余本擬乞假歸里。現在只好姑作緩圖矣。

寄內子（告知在軍機房赤膊險受處分）

哈哈。余險乎又赴烏魯木齊效力。蓋因近日京中酷熱。爲歷來所未有者。余素性畏熱。而日須穿長袍。入值軍機房。苦不堪言。昨日酷熱更甚。諸大軍機皆未入值。祇有余與一朱姓章京。余便放浪形骸。除去長袍。高踞胡床。披襟執扇。正在獨樂其樂。朱章京忽顧我低語曰。聖駕來矣。余如聞青天霹靂。惶遽無措。不及穿袍。接駕一躍而下。匿身坑後。久之。不聞聲息。只道聖駕已去。探首諦視。奈余之眼鏡。摘除在公案上。目光模糊。但見坑上坐一人。面朝外而背向內。只道是朱章京。問之曰。老頭子去幾時矣。爾奚不關切一言。免得余蜷伏在坑下。詎知那人怒目返顧曰。派爾在此辦公。誰教爾蜷伏坑下。余聞口音。知是皇上。直嚇得余屁滾尿流。勢不能仍匿坑後。只得匍伏叩頭請罪。皇上曰。擅敢稱朕老頭子。該當何罪。余叩頭強辯曰。此是臣下尊敬聖上之意。老猶言天下之大。老頭卽元首之義。子卽子元元之意。宋儒尊稱皆曰子。如孔子、孟子皆是也。皇上曰。爾自仗口才敏捷。還敢強辯飾非。今有一成句曰。此地有崇山峻嶺。茂林修竹。隨口對來。惹爾無罪。余應聲對曰。若周之赤刀大訓。天球河圖。天顏始霽。揮令起去。聖駕仍由後軒還宮。余至

下午退值還寓。卽草此函。猶覺心頭忐忑。幸遇聖上優容。未曾加罪。然而余胆幾乎嚇破也。此皆由于日光短視。素性畏熱所致。古人云。慎言寡過。洵不誣也。

寄族姪貽孫（論十洲三島崑崙瑤池皆非仙境）

來書云。海中十洲三島。崑崙五城十二樓。以及瑤池懸圃。是否爲仙界佛國。按十洲三島。傳言俱在東洋。而余嘗見日本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。疆界僅數千里。無所謂仙山靈徑也。朝鮮琉球之國使。余嘗數數與談。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。大小國土凡數十。大小島嶼不知幾千。每帆檣萬里之商船。均未聞有仙境。惟琉球之落漈。似乎三千弱水。然值潮平之歲。商船亦可往還。亦不聞有白銀宮闕。然則十洲三島。純屬虛構之詞。惟崑崙。爾雅史記中。皆稱河出崑崙。攷河源有二。一出和闐。一出蔥嶺。或言蔥嶺其正源。和闐之水入之。或言和闐其正源。蔥嶺之水入之。二流既合。莫辨誰主誰賓。要之兩山之中。必有一崑崙。確隸版圖。開屯列戍。已四十餘年。更無所謂五城十二樓也。至于瑤池懸圃。概乎未見未聞。乃屬詞賦家空中結構之辭。惟諸佛菩薩骨塔。至今猶在拔達克善靈鷲山中。題記梵書。一一與

經典相合。我朝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占。曾至其地。見大雷音寺中。有石室六百餘間。乃屬回部游牧之地。並無所謂銅城佛國也。由是以推。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。五大人州之珍奇靈怪。皆屬藻繪之詞耳。又嘗聞周書昌編修言。有佛緣者。能見佛界。有仙緣者。能見仙境。然乎否耶。則余與仙佛無緣。不敢以談狐說鬼之狂言。妄決有無也。

寄四叔母（詢問亡婢葬處）

昔年承先四叔母慈愛。擬以侍婢文鸞相贈。曾爲之製備衣裳簪珥。已戒日脂車矣。旋爲嫉妒者嗾其父。向吾叔母多所要求。事遂作罷。而文鸞竟因是憂鬱發病。死。事後兄亦稍稍聞之。猶如雁過長空。影沉秋水矣。日昨料理奏牘。過夜半始睡。忽夢一女翩然來。初猶不識。驚問爲誰。凝立無語。細視裝束。不類大家女。始悟其爲文鸞。遂語之曰。爾其文鸞乎。彼卽微頷其首。醒後思之。何二十餘年來。忽置度外。今忽無因而至。殆遺骨不安乎。抑賞恨以歿。特來訴怨乎。我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我而死。能不令人悵悵。爰爲之賦秋海棠一絕曰。憔悴幽花劇可憐。斜陽院落

晚秋天。詞人老大風情減。猶對殘紅一悵然。詩成錄寄吾弟。以誌吾之有負文鸞。并詢其葬處。擬爲之樹石。曰貞婢文鸞之墓。并作記勒石於旁。使我子孫歲歲奠以卮酒麥飯。文鸞有知。當亦含笑於泉下矣。

寄弟秀嵐（送執照歸家）

茲遣王德送歸。顧季雲、馮仰高、九品執照各一紙。眼藥膏藥各一包。參鬚四匣。係次良弟托買者。現作贈品。不必向其取償。顧馮二人各對一付。可連執照一併送去。兩家捐項。余各墊京平足銀一百十七兩四錢。兩處送錢來。不必寄京。留在弟處作家用。因余近來經濟稍裕。尙敷化用。非若初入京時。常常借債度日也。紫府姨丈七十壽誕。吾竟不克登堂叩祝。悚疚之至。壽禮弟兄合送八色。計值約三四十千。書不一一。餘俟後聞。

寄從兄坦居（答問科場拜榜之誤解）

科場填榜完時。主考必更易朝服。行九拜禮。然後捧出。此舊制也。吾哥因聞堂吏呼謂拜榜。用是滋疑。其實並非拜榜。乃係拜摺。蓋以公事論。榜上皆係舉子。試官

斷無拜舉子。以私誼論。榜上皆屬門生。座師斷無拜門生。按放榜之日。當即以題名錄進呈。祇因考卷彌封。無從先寫。必待折卷唱名。榜題一名。卽付以填榜紙條。錄寫一名。及榜填齊。題名錄亦寫全。錄不成。榜不放。錄不出。於是榜錄並陳於案。奏摺預先備就。遂具香案。拜發進呈題名錄之奏摺。而榜大錄小。燈光之下。祇見榜不見錄。與奏摺。因是無識之堂吏。遂誤認爲拜榜。厥後或繕錄未完。天已將曉。試官急於復命。先拜而行。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。致疑爲拜榜者。久而視爲固然。堂吏因可無錄而拜。遂竟不於寫榜時。併填題名錄。由是而有追送題名錄之例。寫榜竣後。類率無錄而拜。遂將拜摺之理滅沒。潛移於拜榜。而視爲定例。殊可笑也。弟前充考差時。亦行無錄拜榜之禮。心竊疑之。後詢諸先師阿公。勤公始恍然悟。所行乃係通常之拜摺。並非拜榜也。質之吾哥。亦必以拜摺爲然也。

訓次兒（誥誠勿於舊壁間擅闢窗櫺）

風水之說。雖非君子所尙。然而堂堂翰林院中。尙且諸多避忌。相傳翰林院堂。不啓中門。啓則不利於掌院。癸巳開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。質郡王臨視。不得已啓



中門延之。俄而掌院劉文正公逝。又傳原心亭中之西南隅。有父母之翰林。不可設座。坐則必有刑剋。陸耳山學士素惡風鑑。毅然設座。時未兩月。竟丁外艱。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。相傳禮部甬道屏門。舊不加搭渡。錢籜石前輩不信。偏設搭渡而行。以免旁繞。旋有天壇燈杆之事。帝都部院尙如此。何況臣下門庭。爾因臥室中黑暗。擬將後牆拆去。改作窗戶。既經風鑑相宅。力言東向不利。不宜改作。爾竟固執大寒無忌。竟置兄嫂之言若罔聞。頑固已極。古語云。暗房亮灶。臥室愈暗愈妙。何竟獨持異議。爾因夏令房中酷熱。以致生子出痘而夭。然而此宅建自爾先高曾祖。在爾臥室中長大者。不下十餘人。死生本屬大數。豈能歸咎於房屋耶。畢竟不願居是室。儘可與兄嫂易室相居。勿許擅闢窗戶。毋違特諭。

寄秀嵐弟（爲外甥乞題古鏡）

外甥田小香送來一古鏡屏。乞余攷定。是其先祖統兵駐巴爾庫時。鑿井得之。旋被竊。今春復得之於市上。物各有主。殆其然歟。此鏡製作精妙。銘字非隸非八分。類似景陽鐘銘。惟土蝕多剝損。殊難探討。轉倩同年翁樹培推尋。知爲唐物。誠奇

珍焉。余爲鑄其釋文於屏。跌而題二詩於屏背。曰：曾逐氍毹車出玉門。中唐銘字半猶存。幾回反復分明看。恐有文知爲手痕。暫別仍歸舊主人。居然寶劍會崇徽。舊如搯盡珍珠粉。滿匣龍吟送紫珍。小香亦有題識鑄屏背。敍其始末甚詳。因其欲乞我弟題詩。鏡係珍奇品。不敢遣人送歸。恐有損壞遺失故也。爰此詳告始末。苟有興。卽爲一揮寄我。好與鏡屏一起歸趙也。

寄內子（論奇盜割耳給藥）

來書言三姨此次歸甯。舟行遇盜。未失物。亦未傷人。忽然呼嘯而去。余以爲非盜也。或係豪傑之士。誤認仇人眷屬。扮盜而來復仇。見面始知誤認。遂哄然而散。然而飽受虛驚。亦云險矣。天下事往往有令人百思而不解者。嘗聞門人邱芹生言。其戚赴任。舟泊灘河。夜半忽有數盜。執炬露刃躍入艙。衆皆戰慄。潛伏。一盜拽女主人起。曰：願乞夫人一物。不必驚怖。卽拔刃割一左耳。鮮血淋漓。盜卽於懷中出刀傷藥敷之。并告語曰：七日勿洗去。自能結疤痊愈。言下相率呼嘯去。女主人怖幾失魂。其創處果覺血止而痛亦減。旋卽平復。此事殊與三姨稍有異同。以爲盜

耶。未刼一物。以爲仇耶。又不殺不淫。既非仇非盜矣。又何爲而割耳。既割其耳。又贈以止血良藥。是專爲取耳來也。即使耳能配藥煉丹。世間婦女如恆河沙數。何必定取此婦之耳。千思萬索。終不得其所以然。邱生又曰。苟得其盜。自必有其所以然。亦必在情理之中。余曰。爾戚何不詢盜以割耳將何用。則悶葫蘆自可揭破矣。總之世事無奇不有。萬不可據理以斷有無也。

復族姪貽孫（論雅狐願虛騰高士）

來書言正人高士。狐怪見之。必退避三舍。殊不知愈是正人高士。狐怪愈欲親之。近之。特不敢媚之耳。嘗聞諸先大父言。有董天士者。明末高士。以畫自給。居老屋兩楹。終身不娶。井臼自操。亦不僱僕婢。一日晨興。見衣履皆置手下。盥漱具陳案上。心知有異。遂自語曰。是必有妖將媚我也。忽聞窗外小語云。非敢媚公。實欲有求於公。因羞澀難於自獻。故甘執婢役以待公問耳。天士胆素豪。遂命之入室。祇見一娟靜好女。檢衽而前。自稱爲狐女溫玉。問何求。曰。狐有三畏。一畏神靈。避其稽察。二畏有福。避其旺氣。三畏有德。避其正氣。三畏中。惟有德者最爲吾族所畏。

敬。苟得托附於有德者。猶如貧家女得配富貴子弟。族黨皆以爲榮。公非義不取。非禮不爲。乃有德之高士。倘許妾奉侍巾櫛。三生之幸。然知公必不許。敢求假一虛名。爲妾繪一扇頭。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。寵賜多矣。願常爲公執婢役。言訖。卽出精扇置於案。鵠立以待。天士愛其雅潔。笑爲之畫扇。溫玉自取小印。印扇上。拜謝而去。次晨仍來捧衣履。侍盥漱。終年無誤期。由是故老傳言。董天士有狐妾。或曰董爲耿介絕俗之士。決無此事。孰知其所遇雅狐。襟懷散朗。貞潔不俗。宜乎高士之甘收爲虛媵也。只恐老姪遇之。亦未必餉以閉門羹也。哈哈。

寄內子（論對付僕役宜寬嚴得中）

家主對待僕役。示以嚴威。不如施以寬大。蓋若輩都屬不知禮義道德。稍受斥責。便思報復。在彼罔知輕重。設計陷人。而蒙其受害者。痛苦難堪矣。今兒輩習染宦家公子氣。呼奴使婢。視若牛馬。稍有延誤。面斥不留餘地。家庭間時聞叱奴罵婢之聲。必非興旺之兆。並且奴婢銜恨日深。必圖報復。余門人李筱梅。以縣令分發雲南。家本寒素。僅攜一子一僕赴滇。需次會城。久之得補一缺。處境漸寬。祇因籍隸

江南兼之家居鄉僻。竹報難通。故與妻子幾斷音問。旋因僕人購物舞弊。爲子所悉。面數其罪。僕猶強辯。子益怒。奔告於父。杖而逐之。僕銜恨刺骨。主人家世固所備悉。遂僞造凶信。謂主人父子相繼染疫卒於任。二棺浮厝佛寺。當措資往迎。並述遺命處分家事頗詳。李妻得信。大哭。擬卽措款赴滇迎柩。無如世態炎涼。平日拮据。尙可向親戚就商。緩急自得。彼梅死耗。索逋者時來逼迫。遑論借貸。踏遍親戚之家。飽受白眼。日惟以淚洗面耳。會有彼梅同寅兼同鄉者。丁艱返里。遂托寄千五百金至家。其妻始知前函之受給。不禁破涕爲笑。前年彼梅來書云。世人忽貴忽賤者多矣。忽貧忽富者亦復不少。惟有忽生忽死。使夫婦相見如再世者。祇有門生一人耳。只緣兒子一時憤怒。累及慈親。無端傷悲。若無同寅返里。恐有危及生命者。其僕固罪有應得。其子亦難辭咎也。爾將此函給諸子閱看。毋蹈李子之覆轍。苟僕役舞弊。祇宜辭歇。不可撲責。此亦治家之要道焉。

訓三兒（誠勿弋禽獵獸殘殺生命）

新春游戲之事亦多矣。猜燈謎。放紙鳶。皆屬有益無損之舉。偏爾不爲。而喜入山

林曠野。張弓佈網。獵取班鳩野兔。以供大嚼。夫生前口腹造孽。死後罰轉輪迴。投作猪羊鷄鴨。任人宰割烹調。故嗜食家畜。厥罪輕而不懼孽報。因係罰轉輪迴之物。當懼宰割者也。至於鳩焉兔焉。並非供人口腹之物。食之豈不罪過。若爲遊玩計。則載酒聽鷗。登山觀瀑。儘足消遣。若爲饒吻計。則魚肉葷腥。儘可大嚼。何必爲一飯之微。而殘殺禽獸之生命耶。戒之戒之。

寄弟秀嵐（賀得子并述十刹海轎役過鬼）

昨接來書。得悉吾弟又獲麟兒。欣喜之至。夫我弟成婚五載。已得三子。丁口可云旺矣。本屆旗營看操。蒙皇上派余爲監射。教場在德勝門外。先一日蒞場。及晚館於十刹海。爲前明之古寺。殿宇門徑。與帝京景物略所載。截然不符。寺僧羣居於寺門旁之平屋中。余之館舍在後殿。寺中房屋甚多。皆封閉而粘貼封條。知係曠廢日久。故寺僧不敢居處。余室內氣冷如冰。熾爐炭而仍無溫氣。燈光亦黯黯作淺綠色。知非佳境。擬另易他室。猶恐更不如此。舍業已設襍被。祇可姑宿一宵。至次晨。安然無恙。盥漱後。傳宣轎役啓行。那知昨晚九人入旁舍。酣眠至曉。已死其

一。奴僕輩合住西廊。皆不敢睡。列炬待旦。尙幸無恙。祇聞隔牆封閉室中。喁喁有人語耳。余卽飭別覓居停。次晚移居眞武祠。祠中老道云。十刹海中老僧嘗見二鬼。一爲縊死者。一爲冤死者。然余觀室中封閉之室。約有十餘間。似鬼物尙不僅冤縊二怪也。余嘗見前人筆記中。所載貪趕行程。錯過旅店。暫棲古寺。往往遇見鬼怪。少時以爲虛妄之談。今日始知確係紀實也。

寄內子（釋夢）

爾夢持炬登舟。若係安靜而夢。日間並未思及乘舟遠行。則爲正夢。主諸事大吉。我其有遷陞之望乎。然而夢主吉凶。余頗不信。有謂氣機感召而成。似較近理。例如念念不忘。凝神生象。是爲意識所造之夢。禍福將至。朕兆先形。是爲氣機所感之夢。心緒贅亂。精神恍惚。心無定主。而現種種幻形。是爲意想歧出之夢。惟夢之爲兆。變化杳冥。千態萬狀。其大端不外乎此。至于占夢之說。載在周禮。事近祈禳。禮參巫覡。早爲攻周禮者所疑。余亦以爲世人如恆河沙數。夢神何獨示夢於此人。此人一生得失。亦必不一。何獨示夢於此事。以此言質諸長柳甘德。只恐亦窮。

於釋義也。且焉夢兆隱約。事機不洩。何必示之。既示之矣。而又隱以不可知之象。疑以不可解之義。何夢神之不憚煩。日造此啞謎。以令人摸索耶。吾知鬼神必不若是之愚也。都由占夢者姑神其說。以欺世惑人耳。日有所思。夜有所夢。有何吉凶之足憑哉。

寄弟秀嵐（誠勿與匪徒結怨）

陸虎南爲吾鄉巨匪。今已被擒。掃其巢穴。從此鄉人皆得高枕而臥矣。直隸爲皇都接壤之區。該匪竟敢目無法紀。犯案累累。宜乎制軍震怒。誓欲滅之而朝食。第巨匪羽黨必多。現祇擒其首。不可不防其黨羽報復。我弟所辦民團。既敢協助縣差。擒厥巨匪。則團中必多好身手。弟宜以忠義之言。時加激勵。并勗其勤加操練。以防匪黨之銜恨報復。此次吾弟因縣差之求助。毅然命團衆拔刀相助。爲地方除害。急公好義。其志可嘉。惟吾弟係文弱書生。少與亡命之徒結怨。爲是。若輩慙不畏法。并且心腸之狠毒。直不足以言語形容。嘗聞從叔梅庵公言。閩中有巨盜曹四麻子者。黨羽甚衆。專以殺人越貨爲生涯。官廳懸賞緝拿。咸畏其獷悍。不敢



逮捕。會有書生孫某。所居村與匪巢接壤。遂與村人密約。招曹來春宴。醉以酒而擒之。獻於縣。領得賞銀與衆共之。衆皆曰諾。時值新正。特邀曹四春宴。中計被擒。由閭村壯男駕舟獻於縣。匪黨守至天明。不見首領還歸。知必有異。旋悉爲孫某所害。銜恨如刺骨。待至夜半。各執硫磺烟硝。潛至孫村放火。全莊三十餘家。盡成焦土。孫某自火焰中逸出。仍爲匪黨所執。縛而投諸火。餘衆得逃生命者。亦僅十之二三耳。可不畏哉。以後我弟對於公益之事。祇宜量力而行。苟有後患者。還是遠避爲宜。

寄從弟次良（論別有寓意之豔體詩）

香奩詩都標無題。歌咏美人者固多。然亦有別寓深意。而假托豔體者。譬如前朝遺老。懷念故主。遂假托無題。抒寫念舊之情。同年申銑蟾。好以香奩體寫不遇之感。嘗見其因謁某巨公未見。戲爲無題詩曰。聖粉圍牆罨畫樓。隔窗聞撥細箏篴。分無信使通青鳥。枉遣游人駐紫騮。月姊定應隨顧兔。星娥可止待牽牛。垂簾疏處雕櫳近。只恨珠簾不上鉤。殊有玉溪生風致。我弟來書云。無題詩中往往引用。

神仙以比例。未免儼不與倫。則我弟初見此詩。又將曰不應疑及織女。誣蟻仙靈。然而李義山詩云。海客乘槎上紫氛。星娥罷織一相問。只應不憚牽牛妒。故把支機石贈君。更覺有辱織女矣。其實義山之意。在於令狐文人掉弄筆墨。恆喜借神仙作比喻。初與織女無涉。鐵蟾此語。亦猶義山之志也。夫詩人引用。漁獵百家。原不能一一核實。至於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。則悖妄之甚矣。蓋自莊列寓言。借以抒意。戰國諸子。雜說彌多。由是後人穿鑿煅煉。益復肆無忌憚。如漢書賈誼傳。有太守吳去愛幸之語。是例長沙爲變童。史記高帝本紀。稱母媼在大澤中。太公往視。見有交龍其上。故晁以道詩云。殺翁分我一杯羹。龍種由來事。冥杳是誣。高帝爲龍交所生。非太公之子。誠屬荒謬。學者引用典故。是當攷校真妄。誠不可炫博矜奇。任意引用也。

訓三兒（訓誠好射獵）

爾好射獵。前已誥誠。可曾遵改否。爾須知無端殘殺生物。終必償命。余同年申鐵蟾爲陝西試用知縣。前月忽寄一札與余。詞意恍惚迷離。殊難索解。絕不類其平

日之手筆。知其改常。必有變端。未幾。訃音果至。既而。卻二雲贊善告我云。鐵蟾在西安。病後入山射獵。歸而見目前二圓物。旋轉如輪。瞑目亦見之。忽然圓物爆裂。躍出二小婢。稱仙女奉邀。魂卽隨之往。瓊樓貝闕中。一絕代麗姝。通詞自媒。鐵蟾固辭。女子老羞成怒。揮之出。霍然而醒。越月餘。睡後又見二圓物。如前爆出二小婢。邀之往一幽深宅第。問此何地。邀我何爲。曰佛桑。請題堂額。因爲八分書佛桑香界四字。前女子又來自媒。謝以不慣居此。女怒。強捧其首而吮其腦。痛極而醒。遂大病。請方士李某診治。進以赤丸。嘔逆而卒。人皆謂其好獵之報。爾在青年。正當發奮求學。獵獸之事。非爾所爲。兼之鐵蟾之前車可鑒。豈不殆哉。

訓次兒（囑查被竊古硯）

余平生最愛古硯。少時蒙姚安公見贈小硯一方。背有銘曰。自渡遼携汝。伴草軍書。恆夜半。余之心惟汝見。款題芝岡。銘蓋爲熊廷弼公軍中之硯也。余家舊藏一小硯。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。當是孫傳庭公所親製。二硯大小相近。遂合爲一匣。久藏汝侏兒處。汝侏死後。被婢媼所竊。此乃前代遺物。豈容散失。爾宜留意。時往

骨董肆及舊貨攤上物色。務求原璧歸趙。余新得一琴硯。乃張桂岩所贈。斑駁剝落。古色黝然。右側下端鐫西涯二篆字。中鐫行書五絕詩曰。如以文章論。公原勝謝劉。玉堂揮翰手。對此憶風流。款曰稚繩。乃高陽孫相國字。確係懷麓堂故物。左側鐫小楷七絕詩曰。草綠湘江叫子規。茶陵青史有微詞。流傳此硯人猶憶。應爲高陽五字詩。款曰不凋。乃太倉崔華之字。華爲漁洋山人門人。漁洋論詩絕句曰。江南腸斷何人會。只有崔郎七字詩。卽指華也。而二詩皆不載本集。豈以語涉詆訶前輩。編集時自刪之歟。曾質之劉石菴參知。因詩不見本集。頗疑其僞。然而古人詩不載於本集。而散見於他人筆記中者。往往有之。石菴之言。不足信也。因得此硯。而憶及汝侏死後之失硯。囑爾注意物色。勿懈。

寄族姪貽孫（論新喪回煞見鬼）

來書云。僕人喪母。回煞見鬼。安然無恙。而世人都稱見煞必死。此僕何獨能生。吾姪因合鬼煞爲一談。致啓猜疑。實則鬼與煞。截然兩途。煞不常見。見必死。鬼乃屬生人之餘氣。新喪餘氣未嘗消滅。故回煞往往見鬼。而無他異。但餘氣漸消漸滅。

故閱日久。不復見鬼。此理易明。余辛己乞假養疴北倉。趙氏請余題主。歸宿楊村客舍。余先就枕。僕隸在外舍。尙未睡。余忽睹一綠衣女子揭簾入。甫露面卽退出。余疑爲趁座妓。亟呼僕遣去。僕見外戶已閉。四下尋覓無人。遂詢諸逆旅主人。主人曰。七日前有宦家婦因病返里。宿此而卒。三日前已移柩去。今日適逢回斂之期。殆卽死婦之鬼歟。此爲余目睹之事。堪以解吾姪之惑也。

寄內子（誠勿購畢肖人形之木偶給兒童玩耍）

住宅雖廣。向無怪異。今何婢媪輩屢言見鬼。爾擬建醮禳之。當世之僧道。誰爲真。有道行。而能驅狐捉鬼者。不必作此無益之舉。祇須將諸媳購給孫輩之泥人木偶。凡屬畢肖人形者。一併投諸火。怪異自絕。蓋肖人形之玩物。日久多能幻化。昔族兄仲涵官旌德時。一同官好戲劇。命匠造一女子。面目手足。一一如人。并有關捩。可以活動。常置書室中。以資笑噱。嗣後入夜。每聞書室中格格有聲。穴隙窺之。只見木人在月影中來往。請主人來觀。信然。舉火焚之。怪聲遂寂。故余亦疑及此物。爾須檢查孫輩玩具中。可有畢肖人形之件。一律投諸火。其功效較建醮多多。

矣。

寄從兄旭升（論墓地風水）

墓地風水。由來尙矣。我家蚌珠崖老坟。形勢得之天然。宛若老蚌吐珠。不獨歷來堪輿家都指爲牛眠善地。卽行人道出其間。亦莫不極口稱譽。猶記弟辛己乞假祭掃。有富室同堪輿家。在我家墓上相地繪圖。弟思並無族人盜賣。彼何不憚煩。若是訝而問之。富室曰。貴墓風水之佳。莫與倫比。余欲得一相同之地。遍尋不得。今特倩堪輿家繪圖作樣。赴各省尋覓。庶或有得也。其愚誠不可及矣。余家四世皆爲士大夫。皆此墓之力也。所惜左向已有陸氏古墓。據堪輿家言。不利長房。而今先兄果與世長辭。弟之長子汝侒。亦已天逝。不利長房之言。何應驗乃爾。所以弟擬出重價。或易以五倍之地。與陸氏磋商。將古墓遷移。今得舍弟來函。云被陸伯英阻梗。伯英與吾哥有同學之誼。平日極相契合。特此專函奉托。請向伯英處設法疏通。夫求人遷墓。與剗平他人坟墓。截然不同。並不造孽。請其擇相善地遷葬。一切費用由余家任之。其古墓價值。曾經估計五百金。准於遷葬費外。如數照

給臨穎不勝懇托之至。

寄族兄次辰（請轉勸同宗勿因爭嗣纏訟）

古者世祿世官。故宗子必立後。支子不祭。則禮無必立後之文。孟皮不聞有後。亦不聞孔子爲立後。非嫡故也。間亦有爲支子立後者。大抵因執廢守志。不忍節婦之無後耳。譬諸童子死。本應殤。而汪錡獨不殤。義其能衛社稷故也。禮以義起。遂不可廢。凡支子無後者。亦遂沿爲例。不可廢。於是家庭之難多矣。東昌有褚姓兄弟三人。仲先死無後。兄欲以子繼之。弟亦欲以子繼之。兄曰。弟當讓兄。弟曰。兄子幼而吾子長。爭辯不已。涉訟經年。卒爲兄奪。弟恚甚。鬱結成病。病篤時。語其子曰。吾將求直於地下。入夜昏厥死。越半日復甦。嘆曰。豈特陽官諄謬。陰官更諄於陽官。余遊魂冥司陳訴。陰官詰我曰。汝爲兄無後。今汝兄已繼長兄之子矣。汝特爲家產爭耶。則見獸於野。兩人並逐。惟捷足者先得。汝何訟焉。竟置不理。族姪雲谷兄弟四人。仲兄死後無子。伯兄已將次子嗣。今雲谷生子。因伯兄有兩子。已死其一。遂欲以己子嗣仲兄。無如早經嗣定。豈能蔑棄而改嗣。宜乎爭訟之不得直也。

望我兄力爲排解。勸雲谷息事甯人。毋再纏訟。弟兄耗費不貲。徒供吏胥之中飽。殊不值得。已成之議。不可推翻。祇有徐待將來。長房只有一出嗣子。而雲姪丁口旺。再商承嗣長房。較爲合法。質之吾哥。以爲何如。

寄內子（論禮曹旌表節烈不能自任菟羅）

來書詳述爾姨母之苦節。欲余爲之請旌。余位居宗伯。仍然職司天下節烈之旌典。不過國家典制。具有條格。節婦烈女。先舉於州郡。州郡上之臺司。臺司具奏。請旨下禮曹議錫旌典。從公論也。宗伯爲禮曹之長。例得察覈之。進退之。而不得自任菟羅。不經州郡台司。不得率行請旨旌表。所以防私濫也。譬如司文柄之主考。棘闈墨牘。得握權衡。而不能取未試遺材。登諸榜上。爾姨母彷彿未試遺材。吾雖明知其節操可風。不能爲之旌表。宜托爾弟申報州郡。請台司具奏。得旨下禮部議旌。余必從優表揚也。余忝爲宗伯。明知京師有苦節孤嫠倪媪。亦只能周濟之。而不能爲之請旌。倪媪武清人。年未三十而寡。舅姑欲嫁之。彼以死自誓。舅姑怒逐之。使自謀生。流離艱苦。賴十指以撫育二子一女。皆婚嫁而均不才。斃斃無倚。



惟一女孫因貧度爲尼。媪得寄食佛寺。僅以自存。今已七十八歲。誠所謂青年矢志。白首全貞者也。余憫其節。時以錢米周之。雖不能爲之旌表潛德。而使之粗安溫飽。庶足以稍寬吾過也。

訓次兒（不宜盛氣凌人）

當世宦家子弟。每盛氣凌轢。以邀人敬。謂之自重。不知重與不重。視所自爲。苟道德無愧於賢者。雖王侯擁彗。不爲榮。雖胥廩版築。不能辱。可貴者在我。在外者不足計耳。如必以在外爲重。輕待人敬。我乃榮。人不敬我。我卽辱。則輿臺僕妾。皆可以自操榮辱。母乃自視太輕耶。先師陳白崖先生。嘗手題於書言曰。事能知足。心常愜。人到無求品自高。斯真標本之論。爾當錄作座右銘。終身行之。便是令子。

寄族弟次良（嘉許成人之美）

中表爲婚。古禮所禁。法律雖亦不許。却無犯罪專條。弟婦之姪。旣在襁褓中。與姑表妹訂婚。時越十八年。令舅忽聽辰哥之言。竟欲退婚。幸得我弟一言。始行合卺。禮當親戚見禮時。新夫婦必向我弟九頓首以謝玉成之德也。吾不知講學之士。

何故食古不化。都喜離人婚姻。昔有農人丁三寶者。亦自幼與姑表妹曾四寶訂婚。旋因歲饑。皆被父母質於京師鄭郎中家爲僕婢。而諱言爲未婚夫婦。郎中家法嚴峻。每笞三寶。四寶必從旁暗泣。郎中疑之。轉質四寶於陳氏。旋三寶亦被逐。百計圖謀。亦入陳氏爲僕。得遇四寶。相持痛哭。時已十五六矣。陳氏怪問之。則詭以兄妹對。陳氏以其名行相連。深信不疑。後連年歲稔。兩家父母同入京贖子女。轉輾尋至陳氏。而告以始末。主人始知二人爲未婚夫婦。甚憫惻之。擬助之合卺。而仍留服役。不料其館師嚴子青。不知古今事異。昌言排斥。謂中表爲婚。不獨禮法所不容。并且成婚後。兩家祖宗俱要受陰譴。父母同受天誅。主人意雖善。我輩讀書人。當以風化爲己任。見悖理亂倫之事而不沮。非君子也。遂向主人及兩家父母力陳利害。鄉愚信以爲真。兩願離異。未幾四寶鬻爲選人妾。不數月以憂鬱死。三寶發狂走出。自沈於河。未幾子青亦疽發背死。無端饒舌害人。卽以自害。後世講學家。當亦知所做惕矣。

寄從兄坦居（論食奇珍異味須有定分）

食譜所列之珍品。惟熊掌鹿尾爲常見之物。駝峯出塞外。已罕睹矣。雪蛆竹鼠更屬少見。猩唇則僅聞其名。日昨閱少儀撫軍餽我猩唇二枚。貯以錦匣。似甚珍貴。受而視之。自額至頰。全剝而腊之。口鼻眉目。一一俱存。宛如戲場面具。余食指怦怦動。庖人不能治。廚娘不能烹。遍請京館中廚司。亦皆不識。余卽餽之董尙書。旋亦轉贈他人。迄未曉其烹飪法。諒來得嘗異味。須有定分也。

寄蘭妹（論醫治食滯簡便法）

吾妹食後易起凝滯。若係米食或葷腥凝滯。卽以所食之物。燒灰存性。調水服之。必愈。蓋油膩入腹先凝。食物過多者。遇之必滯。凡藥物入胃。必湊其同氣。故某物之灰。能到某物凝滯處。油膩遇灰必散。故灰到處其滯立解。譬之以灰湯洗衣。油垢盡脫。亦猶是理也。此爲食物凝滯秘方。若脾弱之凝滯。胃滿之凝滯。氣虛之凝滯。血瘀之凝滯。痰結之凝滯等。則非食物灰所能治。宜請名醫診脉。對症發藥。較有把握。擅食丹方。似非所宜也。

寄秀嵐弟（告知目睹雄雞產卵）

雌鷄生卵。爲恆有事。而雄鷄生卵。祇見新齊譜中記事一則。余以爲寓言而已。那知門人李秀升。日昨送來一枚雄鷄蛋。其大如指。頂似閩中落花生。外有斑點。向日照之中。作深紅色。據云可用以點目。眚甚效。余尙不深信。秀升曰。夫子見疑。明日持雞來。待其當場產卵。以獻明晨。果以錦鷄來。畜於庭。至午後產一卵。狀與前同。余取卵而還。以鷄旋告阿池斯少司農。阿曰。是雖罕睹。可以人力爲之。祇須以肥壯雄鷄。閉籠中。縱羣雌繞籠外。使相近而不能相接。久而精氣搏結。自能產卵。此亦理之所宜然。惟能明日則莫明其故。世人有以蛇卵欺售者。然映日不作深紅色。眞僞可立判。語云。世間無奇不有。洵非虛語也。

寄弟秀嵐（遇水災宜急籌放賑并施藥防疫）

淫雨兼旬。暴風助虐。吾鄉秋收已無望矣。陸地成江。舍南舍北。蛙遊魚戲。幾無一片乾淨土。宦家富室。安居城市。依然席豐履厚。不過稍受田產上之損失耳。至於農民。終歲勤勞。惟望秋成之大有。而今一望汪洋。禾田盡成澤國。懸釜無炊。章身無具。轉瞬西風陡起。遍野哀鴻。將何以過此三冬乎。若不散放急賑。災民不甘坐

以待斃。蜂起而爲走險之謀。則城市中之宦家富室。亦難高枕而臥矣。愚兄已函致直督撥款賑濟。無如災區過廣。僅恃公款。斷難成事。吾弟宜就商各紳士。如劉省吾、陶季梅輩。素爲鄉人所推重。當舉爲急賑發起人。募集捐款。自可集腋成裘。一面分段設立施粥廠。一面趕製棉衣。散給辦事員。須由各紳士指派熱心公益之人。督率夫役。施粥施衣。不宜假手地保胥吏。蓋若輩不顧災黎生死。只顧私囊飽滿。莫怪世人不肯解囊相助善舉。只恐徒供中飽。災民難得實惠耳。務望吾弟留意。若輩得聞放賑。必然爭攬經手。能少用一公役。可多活災民數十。至囑至囑。再者災荒之後。必連疫癘。推原其故。由于災民因凍餓而死者衆。釀成疫癘。傳染極速。爰特錄寄治疫方一紙。係曹慕堂宗丞所贈。頗有奇效。宜速照方配置藥丸。苟災區發見疫癘。即可散給。其功德更大於散賑也。

寄從兄旭升（論官吏尙廉潔而被惡聲）

居官廉潔自持。自省不取非義財。而悠悠衆口。仍有詆毀其糊塗者。其故由于無知人之明。悞用姦黠之徒。招搖納賄。累及主人。亦被惡名。同年陳半江官直隸時。

其戚陸某爲縣令廉介自持。而官聲不振。半江告之曰。作宰貴廉明。能窺測人心之忠正奸邪。可博名譽隆然。否則縱尙廉介。必蒙昏庸之毀。其戚不悟。卒被殃民之咎。被參撤任。豈不冤哉。

寄弟秀嵐（論書畫得失似有前定）

書畫之得失。殆亦有緣分耶。有緣者。雖被竊而能復得。無緣者。不被竊亦能遺失。潘南田畫有逸氣。余甚愛之。惟其性情孤峭。使酒罵座。落落然不合於時。偶爲余作梅花橫幅。余題一絕曰。水邊籬落影橫斜。曾在孤山處士家。只怪樛枝蟠似鐵。風流畢竟讓桃花。蓋戲其人性之崛強也。後余從軍塞外。侍姬輩嫌其敝暗。被一女畫師以自繪桃花立軸易去。迨余還京。不見此畫。詢諸家人。宋姬曰。因公嫌其不如桃花。已與某畫師調換桃花橫幅矣。而今南田已死。無從乞其再繪。豈非得失亦有前定耶。

寄族弟次良（規勸察吏須混偏見）

今之督撫道府。只知察吏。不知訓吏。夫上司與下屬。猶如父兄之與子弟。烏可不

加訓誨。蓋察吏僅能分別善惡。訓吏可以化惡爲善。斯其成就者多。吏治有澄清之日。聖人云。己身正不令而行。己身不正雖令不從。故督撫道府。必先以身作則。斯屬吏盡尙廉明矣。蓋中人之資。可與爲善。可與爲不善。上司好惡一端。縱有貪庸之猾吏。亦能漸移默化。一變而爲廉幹之員。粵省官吏龐雜。風俗頹靡。久矣。吾弟既能洞見癥瘕。不難對症施藥。立除腹疾。且制軍又極器重我弟。苟有嘉謀入告。自能立見施行。惟舉措不宜過尙嚴峻。祇須去其貪鄙。以及昏庸太甚者。舉其廉明幹練者。不必追求既往。細按出身。進士作知縣。未必人人廉幹。軍功捐職。豈盡個個貪庸。蓋學術與治術。顯分涇渭。學術從古紙堆中得來。祇須讀破萬卷書。取青紫便如拾芥。治術全由經驗閱歷而得。凡屬軍功。必然久參戎幕。捐職又必聽鼓有年。積有勞績。始補實缺。其於民間疾苦。詳悉靡遺。故聽訟之才。較優於新進儒吏也。吾輩功名。雖亦從青燈黃卷中得來。而今反輕視儒吏。未免失之自輕。然因吾弟到省以來。所賞者都屬儒吏。所黜者盡係軍功捐職。胸中苟無偏見。決無如斯之巧合也。殊不知軍功捐職之得缺。難於考職何啻倍蓰。吾弟宜稍存矜

全之意。對於某某當權時鑽營之人。不當概加白眼。蓋善鑽營者。最工揣摩。苟上司清正。若輩亦能尙廉潔。斷不敢復萌貪鄙之念。未識吾弟以斯言爲然否。

訓諸子（誥誠勿持傲謾勿尙奢華）

余家托賴祖宗積德。始能子孫累代居官。惟我祿秩最高。自問學業未進。天爵未修。竟得位居宗伯。祇恐累代積福。至余發洩盡矣。所以居下位時。放浪形骸。不修邊幅。官階日益進。心憂日益深。古語不云乎。躋愈高者陷愈深。居恆用是兢兢。自奉日守節儉。非宴客不食海味。非祭祀不許殺生。余年過知命。位列尙書。祿壽亦云厚矣。不必再事戒殺修善。蓋爲子孫留些餘地耳。嘗見世祿之家。其盛焉位高勢重。生殺予奪。率意妄行。固一世之雄也。及其衰焉。其子若孫。始則狂賭濫嫖。終則臥草乞丐。乃父之尊榮安在哉。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聳聽。吾昔年所購之錢氏舊宅。今已改作吾宗祠者。近聞錢氏子已流爲叫化。其父不是曾爲顯宦者乎。爾輩睹之。宜作爲前車之鑒。勿持傲謾。勿尙奢華。遇貧苦者宜矜恤之。并宜服勞。吾特購粮田百畝。雇工種植。欲使爾等隨時學稼。將來得爲安分農民。便是余之肖



子紀氏之鬼。永不餒矣。爾等勿謂春耕夏苗。胼手胝足。乃屬賤丈夫之事。可知農居四民之首。士爲四民之末。農夫披星戴月。竭全力以養天下之人。世無農夫。人皆餓死。烏可賤視之乎。戒之戒之。

寄族姪起凡（勸勿爲不道德之事）

訟之爲害大矣哉。有含冤不得伸。銜恨而寃死者。有纏訟多年。因而破家者。其故皆由訟師暗中把持。以曲作直。捏造訟牒。官長悞認爲眞。是非顛倒。沉寃莫白。訟師之造孽。擢髮難數矣。近聞人言吾姪恆爲人草書訟牒。余却不信。蓋吾姪深得令先嚴衣鉢。學問優長。欲謀溫飽。何事不可爲。而甘作此不道德之事。但願有則改之。無則加勉。蓋凡爲刀筆吏者。自身僥倖不受桎梏之苦。其子孫必不昌。余所見不鮮。吾姪豈獨無聞見耶。

寄內子（論借尸還魂）

來書云。蘭姬之母。死而復蘇。喉音變易。子女亦不識。此非奇病。乃係借尸還魂。其本身已死。所活者乃他人之魂魄。故併子女都不認識也。嘗聞門人長公泰言。其

乳娘因中風猝死。次日方營棺殮。手足忽動。漸能屈伸。俄爾起坐。問此何處。衆以爲猶是病中譫語也。既見其環視室中。意若省悟。喟歎數聲。又默然無語。從此病頓愈。喉音與行步。皆若男子。丈夫至前。亦不相識。家人知有異。細加詰問。始自言本爲男子。數日前死。至冥司。冥王檢簿。知陽壽未盡。因陰隲有虧。當謫爲女身。借此婦尸復生。遂命鬼役導入此室。倏如夢醒。則已身臥榻上。問其姓名。堅不肯吐。其夫又嘗聞其夢囈。謂作官十一年。積金徒供兒輩揮霍。後悔無及。呼醒聞之。則又言不知夢中所作何語。蘭姬母之復生。亦猶此婦也。爾奚不詢其究係誰氏之魂。是男是女。祇恐其模糊不記憶耳。是亦一則筆記好資料也。

寄從兄旭升（論修仙須先絕慾）

釋家能奪舍。道家能換形。奪舍者。託孕婦固有之胎兒而轉生。換形者。血氣已衰。大丹未成。則借一壯盛之軀。與之互易。此惟有德行之釋道。始能奪舍換形。尙不能終成證果。至於常人。六根未淨。嗜慾多端。更不知去修道之途。幾千萬里矣。世間惟狐修道最易。次辰哥常言。有張仲深者。交一狐友。偶問其修道之術。狐言吾

族修道。先煉幻形。道漸深。則煉脫形。脫形之後。可以換形。狐之換形。與道家之換形相同。故凡痴人。忽黠。黠者忽痴。與初不喜學仙。而忽好服餌。導引人。怪其性情倏變。實因魂氣已離。狐附其體而生也。然既換人形。即受人道之拘束。不復能幻化。亦有如人之惑溺於聲色貨利嗜慾。同墮輪迴。故非道力堅定。都不敢輕涉世緣。恐浸淫而不能自覺耳。故能幻人形之狐。往往崇人。即道力不堅定也。其言頗近理。於是知人欲修仙。必須摒絕聲色貨利嗜慾。始有精進成功之望耳。

寄內子（仙筆題詩都屬詞人弄筆不足取信）

淑兒產後虛弱。病久不愈。藥餌遍嘗。如湯沃石。爾聞人言呂祖殿仙筆題詩。靈蹟昭然。求方問病者。戶限爲穿。爾亦爲淑兒代求仙方。迭服三劑。而病轉增劇。余以爲還是不服藥爲中醫。死生有命。反得痊愈。亦未可知。若再方藥雜投。愛之適以害之也。至於仙筆題詩。更不足憑。猶記余從軍西域時。偶爲毛功加副戎賦一絕句。曰：雄心老去漸頹唐。醉臥將軍古戰場。半夜醒來吹鐵笛。滿天明月滿林霜。余未存稿。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。偶話及之。不知楊君於何時登城北關帝祠。以此

詩戲題於壁。未署姓名。旋爲祠中道士所睹。遂傳爲仙筆。余畏人乞詩。未敢自言。楊君已他去。毛副戎亦調赴伊犁。竟無人說破。而關帝祠香烟因之大盛。然則呂祖殿之仙詩。安知不是遊人題壁。亦如余之忘題姓名耶。烏可信爲仙蹟。而以兒女之性命付之歟。

訓三兒（誠勿恃才傲人）

爾之詩文。果然語語珠璣。絕無瑕疵可摘。人皆讚美之不遑。烏有人指摘一字。爾莫謂登賢書是爾學問優長。有以致之。乃是賴余之微名。始得徼倖成名。莫怪士林中。嘖有煩言。文才較爾高出十百倍。依舊青衿一領。屢困場屋。不得脫穎而出者。何可勝數哉。以後毋再傲岸自大。愈謙抑。則人愈敬重。愈狂妄。則人愈輕視。嘗聞劉東堂言。有同學葛生。性悖妄。詆訾今古。高自位置。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。銜之如刺骨。會住河間歲試。同寓十餘人。散坐庭中納涼。葛生縱意狂談。衆皆緘口。忽聞樹後一人抗詞爭辯。連抵其隙。葛生理屈詞窮。怒問子爲誰。暗中應曰。我河間宿儒焦玉相也。葛生駭問曰。聞子於去冬作古矣。笑應曰。不死焉敢捋虎鬚。與

君爭辯耶。葛生跳擲叫號。沿牆尋覓。卒無所見。爾母蹈葛生之覆轍。戒之戒之。

諭次子（嘉媳純孝）

爾母患瘧痢。臥牀兩月。幾瀕於危。吾亦以爲將溘先朝露矣。而今竟得告痊。殊令人喜出望外。昨得爾母來書。云此次得以不死。全賴次媳純孝格天心。始得喜占勿藥。蓋當病篤時。爾婦曾背人割臂肉入藥以進。并且兩月來。夜夜衣不解帶。在病榻前侍奉。家門出此孝媳。殆爾母平生未嘗罵奴仆婢。因是修得之耶。榮幸之至。余嘗聞竹汀姪言。有夜宿城隍廟廊者。聞殿中鬼語曰。奉牒拘某婦。被其媳孝心感天。有神護宅不得入。不能攝取。城隍曰。愚忠愚孝。至誠格天。與強魂捍拒者。其事迥異。此宜申嶽帝取行止。母遽以厲鬼往也。聞竹汀之言。足知人定勝天。確有是理。爾母此次得以轉危爲安者。必係次媳精誠所至。冥鬼不能攝取病人魂魄也。

寄族姪貽孫（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）

來書云。李義山詩。有空聞子夜鬼悲歌句。李昌谷詩。有秋墳鬼唱鮑家詩句。類于

此者甚夥。何古人都聞鬼吟不爲怪。今人偶聞鬼叫。便爲不祥。按義山詩中之鬼悲歌。並非真聞鬼歌。乃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。昌谷詩中之秋墳鬼唱。亦非親聆鬼吟鮑家詩。乃用鮑參軍蒿里行之典。幻窅其詞耳。惟今世却實有其事。同年田香亭嘗讀書別業。新秋之夜。月白風清。耳畔忽聞有度崑曲者。亮折清圓。淒心動魄。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。諦聽出神。不辨其聲自何來。迨至曲終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。人跡罕至。此聲究自何來。殆友人來此戲吾乎。則秋宵苦寂。正好剪燭共話。亟啓戶視之。惟月光皎皎。蘆荻瑟瑟而已。此可改易昌谷詩曰。秋宵鬼唱牡丹亭。以狀其景也。

寄琳妹（勸勿鞭箠婢女）

婢女亦屬父母養育之愛女。祇因家貧。無以餬口。不得已忍痛鬻爲婢。年小者七八。大者十二三。久依母膝。一旦別離。其中心之痛苦。誠非楮墨所能形容者。主婦宜矜惜之。愛護之。使其漸忘思親之念。則執役自少遺悞。若一味以嚴厲待之。聞喚稍遲。卽加斥責。失手墮盞。卽施鞭箠。誰非人女。誰無父母。使將愛女易地以處。

之其苦楚爲何如耶。日昨大甥來京。愚兄下榻留之夜燈對語。偶爾談及吾妹待婢過嚴。去年一逃一死。現在僅留一婢。既有女傭足供呼喚。不必添婢矣。兄且舉實事相告。度妹聞之。必起悚慄。一爲維揚某巨室（現在猶任要職。姑隱其名）眷屬連艫之任。傍晚泊江口。俄一巨艦來同泊。門燈檣幟。赫然官舫也。旋見二十餘彪形大漢。露刃躍登己舟。盡驅婦人出艫外。隣舟一靚粧女子探首船窗。指巨室之婦曰。此卽是矣。羣盜應聲曳之去。一盜大呼曰。我卽爾家逃婢之父。我因貧鬻女。供爾使喚。理也。何得橫施酷虐。鞭箠炮烙。身無完膚。幸逃出遇我。今已嫁作豪傑婦。爾追捕不獲。銜恨如刺骨。今來報復。特刦爾婦去。嘗遍我女身受之鞭箠炮烙。便任其逃遁。言訖揚帆而去。巨室懸重賞緝捕。卒無蹤跡。夫貧至鬻女。豈復有所能爲。不料其父能爲盜也。婢受慘毒。豈復能圖報。不料其能爲盜婦也。蜂蠆有毒。可不慎乎。又一富室主婦。御婢殘忍。偶以小過。將婢禡衣禁閉空房。時值嚴冬。次日卽凍死。婢父投縣控告。官因驗無傷痕。訟不得直。反受笞責。冤憤莫洩。遂於深夜挾刃踰垣入富室。併其母女手刃之。緝捕多年。亦未弋獲。此係李受公在任

親辦之事。並非愚兄造言聳聽。更有無父之婢。被虐圖報。其禍更烈。今春京師前門外陸姓失火。夫婦子女五口。俱遭焚死。獨二婢未葬火窟。亦因主婦虐待過甚。二婢冤憤莫白。下此放火毒手。事無顯證。並未追究。更有被虐已死之婢。亦能報冤。某部員之妻。日以鞭笞婢女爲兒戲。一婢備受酷虐而死。越十餘日。有黑氣一團。自檐際墮地。旋轉如風。有聲啾啾。直入內室。次日主婦疽發於背。如粟顆。日久四潰。首斷而命絕。宛如刀斬。是爲人所不能報。而鬼報之也。不有人禍。必有天刑。望吾妹勿以斯言爲河漢。至囑至囑。

寄秀嵐弟（論交友宜尙古道）

交友之道。貴乎患難相助。緩急可通商。若以勢利相攀援。酒食相徵逐。一朝失勢。便視同陌路矣。古人友直友諒友多聞。今世士大夫。都以不談人過爲君子。不計其人之親疏。不度其事之利害。一概守口如瓶。祇因怕報嫌怨。喜博忠厚之名。見友受人引誘。被人詐欺。不肯直言忠告。則亦何貴乎交友哉。吾所知者。當世交友。能矯時俗。而有古道熱腸之風者。有同年朱學竹。因見其譜兄趙牧亭爲羣僕。



剝削。至衣食不給。奮然代爲驅逐。牧亭生計。遂得稍蘇。又有同年曹慕堂。見其摯友陳裕齋歿後。孀妾孤子。爲長壻所凌逼。遂奮然鳩率舊好。代爲驅逐。其子乃得以自存。當時清議。稱古道者。百不一二。稱多事者。十恆八九也。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。賃彩轎親迎。僕人與六禮互相鈎貫。非三百金不能得。衆喙一音。至吉期前一日。轎仍未賃。而索價更昂。崔公恚甚。自求賀喜友人代賃。皆避怨不肯應。反助僕爲虐。謂彩轎本無定價。隨各人貧富貴賤以消長。并稱慣例。非他人所可代賃。余聞之。憤不能平。卽密告崔公。將已之乘轎。結彩繪用之。一時清議。謂不肯代賃爲非理者。百不一二。稱美善體下情者。亦十恆八九也。吾弟與人交。宜力矯時俗。獨尙古道。庶乎不差矣。

訓三兒（鷄能報恩救人誠勿日殺一鷄）

一念之善。必獲厚報。無故殺生。必受巨殃。何苦以口腹之欲。而危及生命耶。余居官數十年。家廚非逢節忌不殺生。昨爾兄來稟云。爾自病後。日食童鷄一頭。縱有補身之功。太覺造孽矣。病後調理。宜服開胃健脾補血益氣之劑。則身體容易復

原祇食童鷄。有何益哉。昔昌平有老嫗。畜鷄衆。祇賣卵得錢。購食料。苟向其買鷄。充饌。雖十倍其值。不肯售。由是繁殖日盛。住屋三楹。盡作鷄埭。將曙時。羣鷄喔喔。聲振四野。會屆麥熟。其子媳剝麥曝於門外。羣鷄忽從屋中飛出。十百成羣。齊向晒麥處圍繞啄食。嫗及子媳各持竹竿。自室內奔出。驅散羣鷄。忽聞訇然一聲。住屋摧圮。鷄卽驚飛四散。若非羣鷄爭麥。全家皆葬於坍塌中矣。夫鷄知夜半。鷄知將旦。氣之相感。精神動焉。非其真有知時之能。則萬物成毀之數。更非禽鳥所能知。何以聚族而來。能脫主人於厄乎。此必有鬼神鑒其存心之善。暗使羣鷄引其外出。以避禍歟。莫謂羽族無知。既能報德。必能報仇。戒之哉。毋再日殺一鷄。以重口孽。

寄族姪貽孫（論神仙清淨與方士幻化之不同）

謂無神仙。或云遇之。謂有神仙。又不常遇。愚叔竟無可決其有無。按劉向、葛洪、陶宏景以來。記神仙之書。不啻百家。所記神仙之名姓。不啻千人。然後世皆不復言及。後世所遇。又自有後世之神仙。豈古之神仙。雖能保固精氣。而究亦終歸遷化。

耶凡神仙尙清淨。方士尙幻化。截然兩途。而諸書所記。能幻化者。皆曰神仙。何其謬耶。嘗聞先母云。有王媪者。家居房山。山中有一老道。年約八九十。居一小庵。拾山果爲糧。日夜擊木魚誦經。從未一至人家乞齋。餽遺亦不受。王媪有子性純孝。雇傭於外。一夕夜歸。過小庵。道士大駭曰。夜深虎出噬人。安得行。須我送爾。乃琅琅擊木魚作前導。果遇一虎躍出。道士以身障之。虎自去。道士亦還庵。後忽失所。在此或似當世神仙歟。然亦僅聞先母言。未曾目睹。吾在山東。嘗見一人。使童子登三層明樓。以手招之。翩然躍下。無所損。此卽方士禁制之術。並非神仙也。吾姪所見。殆亦方士之幻化歟。

清朝十大名家書

曾國藩 家書	李鴻章 家書	林則徐 家書	胡林翼 家書	鄭板橋 家書	彭玉麟 家書	左宗棠 家書	張之洞 家書	紀曉嵐 家書	袁世凱 家書
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
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
定價 六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

清朝十大名吏判牘

曾國藩 判牘	李鴻章 判牘	陸稼書 判牘	張船山 判牘	樊山 判牘	曾國荃 判牘	于龍 判牘	袁才 判牘	胡翼 判牘	端午橋 判牘
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	全
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	冊
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	定價 四角

●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●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六版

紀曉嵐家書

▲全一冊▼  
▲定價大洋四角▼

板權  
所有  
不准  
翻印

出版者	印行者	藏版者	校訂者	發售者
平如衡	中央書店	中央書店	江不平	中央書店

總發行所

中央書店  
上海福州路世界里

代批發處

新文化書社  
上海福州路中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0695B

